

鐵

岩滕雪夫著

巴人譯



鐵

著 夫 雪 滕 岩
譯 人 巴

店 書 民 人

1 9 3 9

譯者序

我之所以把這譯成已有七八年了的「鐵」到今天來出版，那是有一段因緣的。關於這，一個月前，我爲這「鐵」寫序時，有這樣的一段話：

甯波新書店的一位陳先生，想在上海設立一個出版社，出些新書，通過江郎的關係，向我索稿。據說我對於寫稿，是「有求必應」的，因之也就覺得不便推却了。

但是我確實不很有工夫，平時正愁沒有「進貨」，祇有「出貨」。這「堆棧」已經空虛了，即使要不推却，事實又不可能。但陳先生又急于要出書，非叫我「設法」不可，第一次回絕以後，第二次又找上門來。我也是個頗主張沒有辦法中想辦法的人。於是決定照市僧們「生財有道」的辦法，「出清存貨」了。

據說，自從抗戰以來，有些書店裏當初並不時行的書，後來全都「掃數出清」。若干書商，正慶「荷包豐滿」，笑瀾瀾了。我呢，存貨也實在不多；有的大都是「未製品」或「半製品」，這自然不能當貨色賣。偶然有一二部「粗製品」，但當初是「碰過壁」，擱下了，再不敢出醜；這回交出的這一冊，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這樣的東西，照例應該是讓一個人享有大名後死掉了，才值得別人來搜集起來出版的。但我對於「享大名」是「死心塌地」了的，既不珍惜自己羽毛，又重別人情面，那麼就讓它把霉氣帶給世人去吧！——算我倒霉！這也許是一個「有求必應」者的心境！

這一段敘述，雖然為時不過一月，但竟有隔世之感。那位陳先生把我這稿子拿去以後，付了排，校樣也由我看過了，待我要交給他敘文時，陳先生竟不知去向，經過江郎幾次的探詢，迄無下落。也許我對人專往壞處想：「市僧總還市僧」，但因之我倒增加了非把這書出版不可的勇氣。叫別人看看，一個文化人，決不是一條牛，拴着鼻子上台，拴着鼻子下台，報答侮辱的，還有我們的筆。

這是序前的序，以下且來說一說這作品的產生和翻譯的經過。

x
x
x
x
這作品的作者岩藤雪夫，是屬於日本勞農黨作家文藝戰線派的。一九二七年前後，由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發達，文藝上，也就有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興起。這裏面，因作者所屬的政黨的不同，截然分成了兩派。那便是以共產黨為背景的戰旗派，和以勞農黨為中心的文藝戰線派。

這兩派都擁有廣大的讀者羣衆，有同樣的優秀的文藝批評家和作家。戰旗派最優秀的作家，大家都推崇小林多喜二，而理論家則為藏原惟人。文藝戰線派作為對抗戰旗派的作家則有岩藤雪夫，理論家則有青野季吉。但從作品的深厚與理論的正確方面說，文藝戰線派畢竟要輸戰旗派一着，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戰旗派奠定文壇的作品，是小林多喜二的「一二六事件」和「蟹工船」，而文藝戰線派，據平林初之輔的推荐，則是岩藤雪夫的這一冊「鐵」。

我去日本是一九二七年春上，而「蟹工船」和「鐵」已在日本讀書界裏非常盛行了。「蟹工船」所取的背景是北海道，而所描寫的對象，又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工廠——一

種製罐頭蟹的工廠。因之對於若干場面的描出，對中國的讀者覺得非常生疎，也就不容易理解。而「鐵」所處理的題材，多少是帶有一般性的。作爲一個異國人的我們，那就容易略領了。初學日文的我，讀了「鐵」之後，確實感到很大的興趣，但要想翻譯爲中文這樣的念頭，可不會有過。

回國以後，我在建南中學教書。碰到了一位台灣學生，他的日文程度，要比我好得多。但他可沒有把日文譯成中文的能力。有一天，他買來了一冊黑色封面的「鐵」的單行本，他也說「鐵」這一篇小說，叫他看了很興奮，要求我合譯。可是工作是不容易由人安排的。爲了南京和記蛋廠的工潮影響到上海北京路有個示威行動。建南學生是參加了。終於發生工人被槍殺的不幸事件，因此而連累到的是，建南學校被解散，彭氏兄弟受了冤獄。我也脫離了那一環境。不常跟那位台灣學生碰面了，但承他的好意，却撕下這幾頁「鐵」的原文，叫我獨自翻譯。

動手翻譯時，確實感到很多的困難。語文程度的不夠是一個原因。而鐵工廠的機械名目的生疎，也是叫人望而却步的。但還硬着頭皮譯下去。譯了一半，終於又爲了別的事，不得

不停下我賣文的筆，就把這稿子交給念之兄，叫他續譯，這就成爲現在這一冊東西。

譯成後，也曾送給「小說月報」過，爲的太「那個」一點，退回之後，就一直存在我手頭，其間我又把它修改一次，但還是不行，一個連中國工廠的組織狀況都不大懂得的我，有些廠中的職位名分也無法譯得正確，其他更不必說了。

但對於這一小說所處理的題材，我至今還很愛好，而且感到極大的興趣。這也許是在于它：將一個工人的家庭生活和他參加工運的鬭爭生活編織在一起，有個明顯的對照的緣故吧。在這一對照裏，作者是將哀愁與興奮，沒落與興起，生的歡躍與死的慘淡，很自然而且很動人的給它織繪出來了。

自然，這小說的作者的觀點，據我看，未必是十分正確的。他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還多少保持些改良主義的色彩。這原因，是不難追尋的。大致說來，日本彼時的勞工運動，探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其一是共產黨的潛行活動，其二是勞農黨的組黨運動。但日本是個資本主義發展得太過快速的國家。一切城市的生產方式，都資本主義化了。而國民的生活習尚，意識形態，却大部分還停留在封建的範疇裏。因之反映在日本國民生活裏，處處顯出不

可掩飾的分裂狀態。一方面是銀座¹的咖啡店侍女與武藏野²的賣淫女的無節制的放蕩與性生活的糜爛，而另一方面却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裏母教的特別注重和家庭婦女的舉案齊眉的古風的保留。一方面是勞工大眾的生活的絕對貧困化與失業羣衆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却又大部分人爲皇室中心主義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所捕縛，時時發表着對於爲政大臣們的好感的言論。一方面是現代都市文明的電氣化的生活廣泛的展開，而另一方面却是迷信守舊的風習瀰漫在角角落落。人們全都以爲日本的櫻花節，那不過是積習相沿的一種風尚，然而，據我看來，那是在日本的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化與政治上的封建勢力的矛盾的協調下那窮苦的人民大眾的一種苦悶的反撥的表現。——那是作爲一個囚犯得以暫時解放鐵索瘋狂一下的日子。在這一日子裏，日本人民大眾的分裂的生活狀況是更表面化了。但這一日子一過，日本的政治的水閘馬上關住，人民生活也就被迫的靜定下來。在這樣的國度裏的勞工運動，我以爲是需要採取潛行的革命行動，而不能採取合法的結黨行動的。因爲合法的結黨行動是會使日本的無產大眾引起更多的對議會制度的幻想，終於成了日本現有政治的支持者。這祇要看一九二八年佐野學的再組黨運動的失

敗以後，那些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左翼運動者，漸漸轉向社會法西斯去這一事實，已足夠我們深思了。但不論日本的斯巴依政策如何嚴密，日本的黨的被打擊如何重大，又不論被捕以後的佐野學如何被迫而表示轉向，普羅文學才子林房雄之類如何無恥地投向法西軍閥脚下而倡導所謂日本主義，而日本的黨以及作為黨的基礎的無產大眾，依然還深深地懷抱着階級的仇恨，隨時準備以最大的力量來打擊日本的法西軍閥。關於這，我們祇要看小林多喜二爲了反抗日本法西軍閥的橫暴，在獄中被毆而死，藏原惟人在大部分智識分子表示轉向的情形中依然至死不屈的過着牢獄的生活，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無產大眾是決不會輕輕放過日本法西軍閥的罪惡的。更明顯的例，則是一二八戰爭中，橫須賀兵艦上的叛變行動，和這次侵華戰爭中廣泛的厭戰反戰運動的興起。而大阪等處的軍械工廠的幾次火燒，上海虹口日本領事館的被焚，則更足說明日本無產大眾的憤怒，是極爲深刻的。

任何行動與表現，不能忽略了它那歷史的發展過程，在這冊「鐵」的小說裏，雖然日本勞動者的性格表現得不很顯強，但已經可以看出日本的勞動者是知道了他們應走的

路了。自從中日戰爭發動以來，中國一部分動搖的知識分子，常常發着悲觀的論調，他們一面承認日本的泥足確實愈陷愈深了，但中國要戰勝日本，在他們看來則以為是不可能的。他們的論調，與汪精衛的兩敗俱傷論非常之接近。他們在戰爭過程中祇看到兩方面的力的對銷，而忽略了在這兩力的對銷過程中，任何一方都在起着質的變化。這變化明顯的說，則中國是由散漫而臻於團結，由落後而進于進步，日本則由矛盾的統一而趨于矛盾的分裂，由階級的壓迫而進于階級的鬭爭，日本在中國持久抗戰中，將必然爆發革命，這是不否認而且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為此，我把這「鐵」印行問世，使那對日本國情不很了然的中國讀者，知道日本的革命運動是有它的歷史和它的基礎的。可惜的是，這「鐵」裏所表現的日本勞動者，面目還並不頂明顯。通過智識分子作家的筆，日本的勞動者已經多少帶有一點兒書生氣了。而日本勞動者的真實性格，據我看來，實在比這還囂強還堅毅。小林多喜二的囂強和藏原惟人的堅毅，是日本勞動者典型性格的兩面發展。如其文藝作品可作為一國國民性格的表現，則小林多喜二的全集，可說是日本勞動者的寫照。中國的讀者，能把小林的「蟹工船」和這「鐵」來對照的看，我相信是更可以堅定了我們對於日本的革命

底必然爆發的信念。誠如此，則我的「出清存貨」的微意，也得到了報償，我就感到無限欣慰了。

最後，我還必須聲明的是，這小說雖然由我和念之兄合譯，而文字的責任，却應該由我個人負擔。譯成之後，爲求譯文筆調的統一，我曾經通體修改過一次，由小洛抄正一遍，這回交付出版之前，又由小洛把原文殘頁找了出來，雖然不全了，但大部分還存留着。我又根據殘頁，略略校對一下，發現了幾個錯處，但不被發現的錯處，一定還有；用句套語是，「希望讀者校正。」但的確也祇有讀者館校正，我才能免於錯誤。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日巴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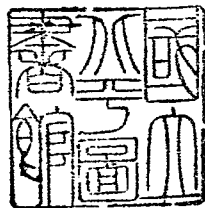
鐵

對河是紅瓦建築的S紡績廠。

女工們底白臉子，在那黑的，二樓鐵格子窗子裏，躲閃着。遠看去，像在做什麼暗號般揚着手。

橫隔着這眺望的，有裝置在河岸碼頭上漆黑的起重機，在寸把粗的鐵鍊，格格地響着的同時，揮動着它嚴肅的鐵臂。在這起重機影下，晒着紅搭膊和尿柄的舢板船，盪漾在閃燥地浮着油光的河水上。嫩得像燃燒似的細草，青青地沿着河岸爬去。這一切，都可從上了鐵垢的工廠底玻璃窗瞧到的。

年青的工人們，偷看着女工們白白的臉子；便哼起「籠之鳥」的歌來，或者是一手抓



住鐵錐，打着工作台，叫喚。

一早起來，便手提着便當箱，(註)

這樣的女工呵，真是可憐相！

枉把那姑娘的青春丟在繭中央，

沉沉的黑夜，死睡得沒聲響。

一個人這樣的一唱，大家便用機械一般的聲音應和起來。

『這樣在誘引似的，要給對河聽到吧。』

『如果是你，那就早就表示了同情了。』

『呸！這些小姑娘連人事也不懂哩，怎麼會表同情呢……』

工場海嘯般的鬧雜着。粗曠而高昂的響聲，和絞殺一般的叫聲，在這鬧聲裏流竄。還有調帶切着風的聲音，鍊鐵間大鐵錘打鐵的聲音，穿鑿錐鑽着釘孔的聲音，旋盤鏟鏤削鉛塊的聲音。

(註)即盒飯。

菱形的鉛板屋頂下的空氣，全給鐵臭，擦機油，煤煙氣所籠罩着。在這裏面，人們像幻燈畫一般的浮動。紅燄燄地輝耀着的，是鍊鐵間，熔爐上大花瓣似的燒着的火。工人們灣着腰，曲着腰，張着脚像和機械打架一般忙碌地工作着。他們臉上的縐紋，粗而且深，肩膀像厚板箱一般開張着。指尖圓腫地膨脹着，像青蛙底吸盤。十個人裏面，總有三個人手指是斷了一根節骨的。

從並列的波浪一般的屋頂底一頭，高聳着的烟突，似乎不平地呼呼不絕地吐出漆黑的烟來。

我一邊走近工作台，一邊懶懶地拉起鏟刀柄。

『無論怎麼總得給趕快做成了——』我肚裏划算着。『除規定的工錢外，是不會加多一文錢的。』

不知怎樣，凡是工人對於自己着手的機械，總是像親養的孩子一般，非常地疼愛着。祇要一拿起刀和鏟時，便會忘却一切工人們所有的咒詛，做着去。可是今天便有點不同，我總是懶懶地把厚重的腹部靠着絞盤台，做一下休息一下的。

大約在一個月以前吧，承受了鐵道部〇管理局新機械「貨車載重計量器」底製造以來，這工廠便日夜繼續着工作。今天是全部完工的日子。經過了一個月每天十四個鐘頭不斷的勞働，工人們的金錢慾望，終於把身體弄得衰疲不堪了。無論拿鐵椎的腕，推鑿子的腰，都長不出一點兒勁來。翻砂間裏學徒，連包札脚上的火傷的工夫都沒有，蒼白着臉，灣着笨重的身體，儘在翻砂上做下工去。

大家提着空勁兒，鬧成一堆。連日底疲勞，祇還沒有跌倒給車輪捲去在蒸汽鐵槌下打做煎餅吧了。

「當然，公司方面，要是能夠如期完成，那麼，鐵道部便會給它獎勵金的。也因爲這，今天這一天要向工人們施着最後的「煽動」。

「還不會做好嗎？午後三點鐘，一定要給做好的！」職工長常常到工場來巡視，打着憎惡的口調，走着。「呸，怎麼粗率的鏟縫！給趕快加上些油！真是厠做的，什麼工作老是這麼笨！」

假裝做鬻子的他，吆喝工人，似乎是他的天職和特長。可是他又照例不去理會那被罵

的工人低下頭在口中，鄭重地罵出「這討厭的混蛋」的話的，他就是個這樣堆着深沉的臉的男子。

細身的西裝上穿着工作服的他，響着紅皮鞋，一個工場間一個工場間的吆喝着，走着。

「怎麼，這樣的貨重重疊疊給做成了。」——像煞是個老內行似的人。「你倒想想看，要是這樣的機械，儘量的造出來……結果鐵道貨車科的人，不是可以裁去了嗎？」

「是呀，祇是加多失業的人吧了！」

我獨自隱隱地感到氣悶。第一，鏟子不快。從前看，倒是一把鍛鑄得很好的鏟子。但還鐵的質料不行呢？還是鏟鋒開得不好？

「呸！」對面工作台旁邊，穿着黃色的兵靴的那位，把上唇翹到天狗鼻似的鼻端，斜瞧着。「今天是最後一天的工作了，別那麼懶懶散散的。縱使頭痛或是屁股痛。也祇好不理了。」

是一個流轉工人，流轉于各處工廠，任何機械都上手來，常常擺着架子的黑色的漢

子。

『煩什麼！又不是做你的工！』我簡短地回了一句。『只要三點鐘趕得上配裝，還放什麼屁。』

要把這些——愛嬌的剛復的——工場裏工人結合一起，是困難的。一句多餘的話都不能說。

不僅是鏟刀不快啦，就是姊姊底離婚，也夠我受氣了。終於慢慢地頹喪起來，看看隔壁工場鍊鐵間底熔爐的面前。荒木正用着頭來粗的臂膀，握住二十磅大鐵錘，打着熱鐵。試想想一下，給他聽到了姊姊離婚的消息時的他那臉色吧。那怕會在變成跟失却同志似的臉色一樣，眼角的廣額上，浮着粗大的縐紋吧，而且還盤着筋肉粗綻的臂膀，深深地沉思起來吧。或者還要二三天不開口哩！

這是我比他更關心的事。

『捨棄了自己，嫁到別處去的女人，又被離了婚，歸來了。』這是不不得不苦笑的現實。要是荒木一知道那離婚的理由，又將說些什麼呢？

他水車般上下地揮着大鐵鎚，和工頭錘打鐵鑿的聲音相合拍。

是前天夜晚。做完了直到九點鐘的額外工作，祖母拱着背坐在歸去的我的前面，哭泣。

『勿得了，勿得了！』因為沒有了牙齒，發出風一般的聲音。『淺』是給離了婚啦，還帶着一個三歲的孩子……』

『離婚！是姊姊嗎？』我把喝在口裏的茶，咕嚕地送往喉裏去。『爲了什麼呢？』

『離婚，離婚，總是離婚呀！唉，真的離婚了！』祖母又把上油的圍布，掩住了臉，哭泣起來

了。

『怎麼一會事呀！真是罪孽深重的一家……』

『不，祖母，請靜一靜吧。』我撫慰伏着的祖母底肩，急切地竟說出了土白來，『爲了什麼事體呢……』

『爲什麼嗎？爲什麼嗎？還有什麼話說，事實總是事實，今天，曾我部差人來說，要給帶回來啦。但是淺不是那樣的女人喇！』

『唔，所以我要問是爲了什麼呀。』

「說什麼屁理由，說是軋了妍頭呀！真地，虫子還是互相好好兒過活，人怎麼要這樣胡鬧，這樣瞎纏，佛是不打算造出這樣世界來的。」

「……」我的舌頭絆住了。「妍頭，是誰呢？對手是誰呢……」

「是誰，是出嫁以前的情夫哪……」

說到姊姊出嫁以前的戀人，即是荒木勢一了。但他不是做這樣事的人。在這二月裏，闊別了二十年歸鄉來的我，是這樣說過：「我爲了淺，爲了淺底一家，贊成她嫁到紡績廠職工長那兒去，而淺自己說，也想這樣做，你祖母是在令尊底生活上着想的。」因之我是把姊姊和荒木勢一當作道斯特以夫斯基底「窮人」中可憐的二位主人公看了。

「不，祖母，這個怕未必是的吧……」

「一定不是，一定不是，我底子孫不會是那樣的人。新（父親）就是個正直人，上了幸德這傢伙的當，做了他的小嘍囉。但是離婚總是真的呀！真的，真的，總是真的！」

雖然沒有說出口來，但姊姊一離了婚回來，便沒有像從前一般，每月從會我部得到津貼，而我一人賺得的，怎麼也不能負擔累病的一家——這似乎是祖母所最苦痛的。

那夜，直到夜深。祖母還在裏間不能動彈的父親底枕邊，不知咕嚕些什麼。

第二天我向工廠告了假，到他那工場，去訪問曾經戀過姊姊的S紡績廠職工長曾我部。我不是爲姊姊幹旋去的，祇是想去問一問理由。

莊嚴地沉坐在應接室太史椅上的職工長，頻頻拔着伸長的頸鬚，說：

『孩子也有些怪樣，你問我確證，雖然只有書信底來往。但這就足以證明一切了。要不然，還可拿出來看的。』

這冤罪就在於生了個不可愛的男孩上，我已經透底地想明白了。

『好的要是這是事實，無論怎麼都可以領回來吧，連那孩子一起——』

我這樣作了個回答，就回來了。在今天，應是姊姊大歸的日子了。懶洋洋地拉着鏟子的柄，我底頭腦裡總是糾纏着姊姊和荒木，撇離不了。固然，現在這事件即使一切真是事實也不要緊，我可不用追究它。而另一面我總相信着荒木。

中上休息的時候，工人們都到汽罐間去取暖，或者讀書。

荒木是鍊鐵間的工人，常常珍奇地抹着澄清的矽子，坐在我旁邊石油箱上，撥着左眼

角。

『怎麼一會事了，沒精打彩的？今晚是研究會，要是身體不好，那可糟了。』

他嗶呀嗶的，擦着二個指頭兒發響。『組織已經進行到這樣的地步了，不放出精神出

來是……』

『真是不作美的。』我不理他的話，向別一方面說去。『全在家庭生活裏打旋呢……』

……』

『唔，家庭問題嗎？』荒木把靴子善善地打着地板說。『您父親不行了吧……』

我看着荒木底燒焦了的有補釘的工作服底褲腳邊。

『是的，啊！您父親，已經躺得很久啦，然而想一想吧！我是說實話的，您底父親真是使兒子爲難，推心置腹的說，還是早點死了的好，就是我自己的父親，我怕也要這麼想的。』

『別說那很傷痛的話了，』我拍着嵌在掌紋裏的鐵粉。『我底父親是個可憐的人，從運動沒落後，便自暴自棄起來了。但我此刻並不是想這事呢……』

『你還有別的原因嗎？我說的不對也好，你不是爲了這件事，變成那麼怪悞鬱的，那麼

你總在想起東京的老婆了吧。」

在我竟提不起把姊姊的事件告訴荒木的勇氣。無論怎麼我不想絲毫擾亂同志底生活。

十二點半機器又響了起來。大家都又把心力移向工場間去。瞧着長腿子硬骨格的荒木後影，便想把姊姊的事告訴了他，使他苦一下子——還是今夜往研究會去底歸路上再說吧——自己回到絞盤台時，這麼的決定了。

添了擦機油的錄製的三個彈簧活塞，這是我負責的工作。將到三點鐘，各部負責的工人，似乎完了。工人們開始在工場間裏散步。

「做得很好麼？」

「啊，配攏來時總不能一絲不走進哪。」

「是的，要像生孩子般合拘，那是不能夠的。而且對手又是鐵啦。咱因為鐵釘底孔稍爲歪了一點。便用鏟刀鏟了，總算給敷衍過去了。」

大家像問兒子安全與否那般的互相安慰着。其他架子和小件東西，也都前後完成了。到四點鐘光景，哨嘍！哨嘍！相互叫喊着，各自拿着自己負責的機件聚集到配裝間去。在

七十呎的四方配裝間底一角，技師長，職工長，和幾位技士，把設計圖擴張在桌子上，等待着。

『可以了吧，可以了吧？』

工程師皺着多皺的額，用嚴厲的眼，一件一件地檢查着機件。

染上了鐵粉和油膩的工人們底臉上，表現出工作完成後的興奮。他們垂着鐵鏈那樣的臂膀，默默地站在自己做出來的機件旁邊。

『好啦，給配裝起來吧。』

全部機件齊備了的時候，工程師便這麼命令着。

職工長開始在屋子中央大乘盤（鐵台）上，劃定了中心。

我們依照技士底命令，靠着高掛在天花板鐵梁上，那滑車鐵連的力量，從基礎部分順次給約了上來，再依設計圖面，開始裝配，便成爲闊七呎，長十二呎底機械了。我們每次裝配自己做出來的機件時，總冷靜靜地屏着氣。要是面部或雌螺旋的孔不很合縫，那便感到像自己生養的孩子，是個呆子或殘廢者那般的難堪。

「嘻，好的，好的，水平也做得很好。」

每件機件裝上一部份時，便拍着手，打着舌，歡喜起來。

「看吧，做得多麼好。」

大家眼裏都洋溢着強烈的緊張和喜悅。

是經過了一月的辛苦而製造出來的一架機械。全體的注意，都集中在機械上。一切勞動者，常常被苛待，爲酷使和榨取所苦惱。而無論那一個工場，無論那一瞬間，總不能忘却那苦惱吧。

「現在，可是怎麼了呢，要是再不打斷這重鎖鍊呀……」人們總這麼說着。

有意識的勞動者，無論担着畚箕的，無論推着赤土的手車的，無論在船上把煤炭剷進汽罐裏去的，總忘不了這咒詛。但是建築工人造起了巨大房子，土工們築起了龐大的堤防，之後，也常常會忘却了對於自己的壓迫者的咒詛，放眼於製作物上而感到了喜悅。我們現在對於這機械也感覺到眼裏有和這同樣的光輝。這就是祇有推開一切理論的勞動者，會得到的生產底喜悅之情。

漆黑的，帶有新氣味兒的鐵料，不斷給裝配起來了。我知道這樣新發明的機械一年年給製出來，將會給勞動者如何的影響。這就是把我們趕到失業軍裏去。而且很可以明白這一情形的極端發達的那一天，連我們自己幹的工會運動，怕也變爲無力化了。

然而這生產底喜悅，並不是撒謊。不過我們希望着：這喜悅變做勞動者真實的生產底喜悅的時代到來！無苦惱的生產的喜悅底日子到來！爲了那一日子，又爲了現實底這個矛盾，我們必須鬭爭。

我簡單而低聲地說這話時，荒木沉着地回答。

「生產的喜悅，唔，你別說漂亮話啦，實際，現在是幹着無用的生產……」

「把螺釘都扣緊來！」大體裝配完了時，技師長跟大家這麼命令着。靜脈管漲得漆黑的臂膀，拿着旋鑿的我們，堅固地旋緊了螺釘。

機械同設計一般，穩穩地据坐在大乘盤上，高聳着。我們撫摩着鐵面。

「現在把這機械，放到地下來。」技師長指點舖有二吋厚的闊鐵板的地方說。這鐵板上備有二條鐵軌。貨車載積貨物，走在這上面，每車底載積噸數，便秤花一般的，在上部那時

造，那可怎麼了呢。因為能夠造出這樣東西，竟這麼的歡天喜地了，真要笑死人的。」

『別說這樣話了。』另外一個說。

『鄉下出身的工人，真是沒見世面的，沒看到過日本各處一點東西呢……』又有一個人說。

荒木發着苦笑。

回到工場間，各自用油抹着絞盤，掃除旋盤和穿孔機以後，大約在完工汽笛叫出的三十分鐘以前，大家都聚到澡堂裏去。洗完了澡，大約剛剛是五點鐘的汽笛在高聳的烟突下和對河S紡績廠的，互相呼應般的叫起來了。

晚翳慢慢從西方爬起來，曠黑的臉的人們，開始快步地上街走去。S紡績廠底鐵寨窗上，吐出朦朧的悠悠的燈光。街市東面的城山上，也吐出了夜間明星底光輝，走在夕暮之街的人們，彷彿沒有看到那樣的光輝，仰頭走路的人，似乎是可數的。

歸路上同平常一樣，我和荒木勢一起。兩人後面是第二號生火間火夫天神林叔叔，和他底助手少年火夫金窪。穿着長統子的工作服，走着過來。各人的手裏腰上，都響着空飯

盒子。

「真是糟糕哪！」荒木說。

「糟糕？別擔心才好，關於我底事。」我說。

「不關你底事，是那些放浪漢呀！那四個完成間裏傢伙，真是捉狹兒哩……」

「啊！他們嗎？」我咕咕着。「真的，勞働者總沒有一條心腸的。」

「是的。有那樣自大的人，真是頂尷尬的。」荒木回頭看那少年火夫金窪。「嚶，金窪，請您好好兒給注意哪！」於是約略說起今日配裝間底情形。「那樣的人是頂危險的！會有害于我們運動上的組織的。既不知道純粹的生產底喜悅！而憤怒的感情，也不很率直……」

這少年似乎不很明白理解，只是輕輕地點着頭。

「是的，確實這樣。」天神林叔叔，格拉格拉地響着空飯盒。

「確實，就是我們，生爐子情形要是順當，這一天，也就心平氣和了。到現在，才明白這是什麼一會事。」

「可不是嗎？天神林君！」少年哼着鼻聲說。「苦呀，輪到生火時候，有時因為你氣喘停

工，祇有我一個人，不得不狠狠地生足爐裏的汽。那邊蒸汽鐵鎚越用的厲害，這邊爐子便要像燒燬般的，也越燒得厲害。」

「對不起，對不起，我很知道。」叔叔叩着戴鴨嘴帽的頭。「真的對不起，我無論如何記着您，以後儘可能不請假，一個人是『辛苦的』。」叔叔繼續着說。「一個人總是辛苦的，例如，無論是我，無論是你，所以還是跟荒木他們一同到研究會去。一個人是『辛苦的』，真的對不起。這討厭的火夫生活……」

四個人一同笑了起來。我們今夜是來出席研究會的，這市裏底○鐵工工會，最近幾乎走到工團主義的指導理論底下去了。但是自從去年三月裏第五十次議會上通過了普通選舉法以來，特別是在五月裏在神戶創立了「日本勞働組合評議會」，荒木當選爲其中一員而開始活躍起來的關係上，方向轉換底傾向，顯著地在職員中表現出來了。而東京底勞働者，已經在去年五月一日胆敢揭起「承認蘇俄」底大旗而舉行示威。然而在無產政黨沒有創立起來以前，便什麼也談不到。只有討論會還依照荒木和天神林的指導，繼續進行着。這是由于去年十二月「農民勞働黨」結成後，不多時便遭結黨禁止所激發，並由于

今年三月三日大阪的「農民勞働黨」無法結成就把政治方面的進展底熱度抬高起來了。

可是爲了工會會員有種種傾向，不很容易得到議論底終結，研究會隔日一次的繼續下去。

我們「無產政黨支持派」理論方面有很大的推進。非支持派，不愉快地而且感情地拒絕了工會的傳統，和從東京回來的我那先發制人之計。我們途中商議的結果，就決定這樣一件事：「無論如何，今夜必須有個表決，而且頂好的方法，是採用不記名投票的表決法。」

到了工會會所，人已集合了一大半雜談着。大門口雜亂地脫着舊的木屐和橡皮長靴。還有紅的鼻紐（*cinch*）是木屐端結着的繩，用以扣住腳趾，紅色的紐帶，爲女人所用。——譯者）在我向牆角撒個小便的當兒，荒木和天神林們就先進去了。

「啊！荒木勢，淫棍……」聽到誰在發狂般喊着。「使卷島家阿淺離婚的是誰啊？……」

接着荒木發出淒寂的聲音。

我正在閩角裏細看着白色的小便，不覺吃了一驚。竟會有那胡說八道嚼舌根的人。挑起別人的痛苦，是人們底通性，但是……我用鼻子哼了一下，靜靜地走進屋子裏去。裏間底板壁上有×××宣言底拔粹，用很大的字一行行並寫在白紙上。

『普羅列塔利亞所失去的只是鐵鍊。

必須獲得全世界。

萬國勞働者團結起來呀！』

旁邊底糊壁花紙上也寫着誰的話。

『現在是沒有飢餓的勞働者底咒詛，現在只有對於怠惰者的刑罰。』

這是用紅墨水寫上的。

當我進去的時候，空氣馬上便冰一般的沉靜了。在髮髻上插着紅紙花的女會員，成圍地坐着。在這圍坐中央，荒木俯着頭，站着。天神林底紅眼睛看着我臉孔。我默默地坐下，說。

『荒木，請坐呀，別站着哩……』

這時，荒木就拖開大步，飛跑到大門，穿上靴，瘋狂地走到外面去了。

『怎麼一會事了？』我硬忍着氣抑住了要跳出口來的話。我眺望着天花板。

是S紡績廠叫做其地實，一樞在路上看到女子就要吃豆腐的輕薄男子，不知在什麼地方耳聞了關於姊姊底謠言，便在這裏譏笑起荒木來。

『怎麼呀？』裏地站了起來。『是我不好。尖酸，多嘴，真多事啊，給叫回來呀！』

『停止！他會回來麼？』我用力的搖着手。『別說那可憐話了。第一，你還不知道那謠言底真假呢？』

『實在，實在，我對卷島宇市君——』裏地幾次平平地叩頭，低下頭去了。『您姊姊底事，那樣事，是不應該說的。』

我沒有回答。他羞恥地沉默下去了。

經過了三十分鐘。

『呵……』

『今晚，遲了呀！』

工會的會員們這麼的說着，光景很不錯的聚集攏來。

選出了主席進到討論了。無論什麼事情，要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常常是不能預料的。人們也還是感情的動物。裏地所給與的一座白色的霧圍氣，竟使我所提議的「無記名投票表決法」發生了無辯論地就採用了的効力。

開票的結果，勝利歸於政黨支持派。反對派旋盤工伊庭能雄，不很愉快般的皺着眉頭。「我呢，」他搖着身子說。「雖然是少數派，輸却了。但政治運動，我是不願意幹的。因為這和我的性格不合適。我總掛念着：我們不應越出工會運動之外。而這也就是政治運動。而且這不是把各種產業的工會整理起來以後的工作嗎？……在原則上我們是……」

「停止伊庭能雄！」突然，一位叫做出宮的胖大的旋盤工人說話了。「你又說什麼原則原則的。你常常想到以前工會開始那時候的事。我們應該想到當前的必需的工作呀。盡可能的範圍做去，不合性格，這是什麼話，難道因為不喜歡做弱虫，所以來幹運動的嗎？……唔……」他站了起來，開始演說。

「諸君，我對於今夜的決議，代為全體工會會員，○鐵工工會全體會員歡喜。要是回顧

一下，我們底運動，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越出工場一步。換一句話說，只認識資本主義政治，而沒有關心到無產階級底政治。這就是說，我們不過僅僅在經濟上職業上發動些行動吧了。

「但是，諸君，我們是醒過來了。不僅在經濟範圍內，還要在政治舞台上，來和資本家階級作鬭爭。以前雖不能說沒有和資本家在政治上作戰過。是已經在某種程度裏鬭爭過來的。但這與其說是爲了我們政治上底目的，還不是說祇局限於經濟的問題上，來得真實。這不過是從打倒資本家政治，相反的來「利用他們底政治」，獲取經濟上職業上底利益吧了。我們是和資本家們「在政治上」作戰，決不是和資本家底政治作戰。我們不是在資本主義政治之外，另外創設自己底政治，却是跟着資本家底政治來從事鬭爭。這種情態的無產階級運動，便是狹小的議會主義。諸君！你們說，在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上，這表現還未明確，但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需加以最大的注意。就是，在外國這種例子，特別的多。我們的位置，日本底勞動者底位置，恰好停在這裏。待到全體勞動者覺悟到「議會主義」的力量完全無用的時候，全無產階級才開始明確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正體。政治，這不是籠統的政治，要知道這祇是「資本家的政治。」在這兒，我們排斥現在底政治。不承認現在的政治！所以，我們

兄弟中有一部分人就不知道參加一切的政治運動，排斥一切的政治運動。但是，諸君啊！……『出宮在這兒蹬了兩下腳，皺一皺鼻子，用力的說。

『這方向正是我們應該必須考慮的地方。我們否定現政治。正因為如此，拒絕參加政治運動的無產階級運動才能走進無產階級獨立底政治運動裏。一定得如此！諸君！想脫離資本主義政治的我們的目的，就是爲了把握無產階級的性質。因此就以爲祇有暫時的排斥一切政治運動，不參加一切政治運動，是我們最好的立場。

『然而，諸君！我們底「勞働農民黨」結合成功了。我們在過去想借資本家政治底力量來獲得我們的利益，那是極大的錯誤。我們要是沒有我們底政治，便必須去獲取。只要在我們「勞働農民黨」本身是完全代表大眾的要求時，我們就立誓要支持着這黨，用它來對抗資本家們底政治。

『我們底一切運動，早應該在真實的意味裏，在最後的意味裏，在革命的意味裏，展開了強而有力的政治鬭爭。今夜在這個決議要，不說正是進一步的推進我們底解放工作，還可說是什麼呢。在此我就帶便慶祝今夜底這個決議……』

狂風暴雨般的拍手。

接着叫做小野田的，那車站前面輸運店的兒子站起來了。他是私立大學出身的我們底理論的指導者。

「我們當此政治進展之際，所必需加以留心的事，就是大衆的無產政黨和××黨和各經濟鬪爭團體之關係。諸君決不能決定這無產政黨祇有一種色彩。日本，像這討厭的日本那般，都市底普羅列塔利亞和農村底普羅列塔利亞握手之困難的國家，是沒有的。這因爲日本地主，是封建的地主。同時，却又近代布爾喬亞化了。因此，我們所支持的無產政黨，在今後相當年月之間，罩在共同戰線黨的意味裏，不得不包含着一切的無產團體。要是誤解了這一見地，恐怕日本底無產階級運動，不得不過了十年，或更後退，也未可知！現在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底任務，只有不忘却向組織，向組織加以主要的努力……」他又詳細的論述××黨與大衆黨的任務，與工會之關係。

雖然在「反支持派」裏稍有異論，但大體上是無異議地散會了。

外面是銀月瀉影霧氣朦朧的六月底夜。

出了工會，沿着貫流城市的鴨川的堤上走去。在堤上斜斜地突出的大松樹影下，荒木盤着手臂，茫然地站着。

「怎麼一會事？」我走近他身邊去。

「唔。」荒木腕視着地面，在我面前不動。「走吧，想跟你稍爲說幾句話……」

「好的，走吧。」我明白地回答。

二人向城山那邊走去。河面閃爍地反映着街上的紅燈。堤下河流底聲音，冷冷地可聞。「噯，姊姊是給曾我部家離了婚了。」我不看他底臉色，說。「大約今夜就要回來，也說

不定。」

「我，今夜，剛從S紡績廠的裏地口上聽到了。」

荒木把兩手插入褲袋裏。不住踢着小石子走去。「關於淺底離婚的事，聽來似乎和我有點關係。但我應該負責的理由，倒請你說一說。」

「關係嗎，唔，似乎是因為你在和她通信。這話實在還是前天我往姊夫家會我那裏探問來的。」

「是爲了這個嗎……」

「說是因了這事，離婚是明白地確定了。」

「是的。這是事實，通信，是事實。但這是好久以前的事呀……」

「你以爲好久以前的事，似乎說是在姊姊未結婚以前吧。不，這可另作別論。第一，到今年已有三歲了的孩子，連那孩子也都被懷疑了……」

「孩子，孩子，連那孩子……」荒木儘那麼的把兩手插在袋子裏；在途上悲苦地轉一轉身。「這是我要說明的，今夜要說明的，我敢斷然的說。通信是有的，但孩子那樣的關係，是

絕對沒有的。我敢斷然的說。」

到了城山下。二人前面，伸展着灰色的石階。直把石階攀登完了，二人還是靜默不語。在城山上眺望時，全市街像和平地睡着一般。

「孩子時候的景象現在是完全變了。」我獨自咕嚕着。「田隴給埋沒了。農夫把孩子送進工場去了。家裏要是不兼着做花席，便不得飯吃，這樣的事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呵！」

「祇有夜底深處，是平和的……」

荒木感傷地低吟着。

「呵！荒木！」我想起了自從前天以來便想着的事，就脫口說了出來。「你不能和姊姊結婚嗎？」

「什麼，什麼，什麼結婚？」他狂暴地往我這邊轉過身來說。「你，你，連你也懷疑我嗎……」

……這真是什麼一會事呀？這是什麼意思呀？」

「不，請你和姊姊結婚吧，要是你現在還愛姊姊的話……」

「混帳，混帳，卷島宇市混帳！」荒木別一剔左眼角，同時把拳頭向我底鼻尖伸來。「混

帳，愛和結婚這問題是不同的，請您好好兒想一想……」

「姊姊是個可愛的女人呢。能救救姊姊的，除你以外是沒有別的人了。荒木……」

「不是我底兒子。」荒木急遽地加強了語調。「不是我底兒子，絕對不是我底兒子……」

……」

他搖擺着身體，大踏步的走下剝落的城山底石階而去。我寂寂地看着那和白天裏判若兩人般的朋友底結實的後影。

工人要有真實的戀愛，是不可能的。荒木和姊姊都是不幸的人。爲了少女時代極度的貧困和迫害——（我們一家因爲是從東京搬來，家裏一切都和從前流寓工人一般，草率地裝搭起來的。）就忘却了把自己底主張，應該放在那兒。性格柔弱的姊姊，常常祇知伺候他人面色過活的可憐的姊姊，以及我自己的一家，確實是不幸的。但自己以爲是不幸的這一個意識，也已經是一種不幸了。在我自己這樣情形下，總之，姊姊確然是不幸的。既在扶養將死的中酒精毒的父親，和祖母，挨過了少女時代；而又捨却了業已得到的戀人去和別的男子結婚。

我還記着我住在東京時姊姊寄我底信。

「……荒木勢一爲了我，爲了父親和祖母，祝賀我和紡績廠職工長去結婚。勢一是個可愛的男子。可是荒木不是因爲我和別的男子一起，而表示怯弱或投降的男子。我雖然要外貌坦率地過活，可是一到茫然之間，竟爲了自己拖向這麼愚笨的一邊走去而驚奇了。祖母和父親底拖累，曾我部（我夫家底名字）是看到的……」

我凝想着姊姊底事。細鼻梁的姊姊，是意志力薄弱的女子。姊姊底兒子，是誰底兒子呢？恐怕知道這事的，祇有兒子底母親了。

「絕對不是我底兒子。」荒木是這樣說過了。

他搖着身體走去。到了石階底下級，荒木轉過廣闊的腦袋來說。

「卷島，你說那樣的話，那正是殺死淺的話！」

他旋轉地浮漾着身體，消逝於陰闇中。我不知道相信誰底話才好。我向城市底空間，吐了口痰，開始走下城山。我停止了灑淚而流汗了。

我一邊走着，一邊想起了有個某女運動家，在牢獄中，在白日裏，常常追想她所心愛的

捨不得的而終於沒有把肉體獻給他的那戀人，與其爲了悔恨之情，還是爲了未練之情而哭泣的那件事。

空中底星星，水色地閃閃浮動。什麼都好像和我沒有關係一般。

向家裏走去。但忽然間，我底膝踝沉重起來了。

姊姊怕已帶着兒子回家了吧。將近十年中了酒精的毒而睡着的父親，照例是獨自一人唸着什麼也不明白的話吧。祖母是個看守父親底病，而對於過着長久放浪生活的我，一言不發的時刻熱心於淨土宗的信徒。妹妹是和我絕地對立着的異腹底安那其主義者。回鄉了好久，打斷急速上京去的念頭而又進工場去者，是因爲感到了應該把這一個妹妹引導到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路上來的阿哥底義務。

二月裏，埋葬了生下便是個畸形兒在二十四小時裏就死去的孩子底骸骨，祖母迎着回到向故鄉來的我，還是喜氣洋洋地說。

『大凡人們在苦痛和悲哀的時候，總是要回到故鄉來的。看吧，新就是這樣的。』拱背的祖母，用着乾枯的手指，指點睡着的父親。『重子呢也是這樣。那不是常常使我悲苦的傢

伙嗎？……』

祖母又用露骨的手，像按住什麼東西般的。

『你們要知道，這是我底信心。多謝，多謝，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還得做一種禮節呢。』

祖母在古舊的上黑的佛壇上，開始點起了明燈，敲起木魚來。其間，我和妹妹在病父的枕榻旁爭論。

『哥哥——』妹妹把下顎向前伸出說道。『你變做了什麼抗閃涅斯特了。』

『爲什麼呢？』我驚奇這個發問。『爲什麼要問那樣的事？』

『因爲我是安那其主義者，睡在這兒的父親，和阿哥的異母，我底母親，也是安那其主義者……』

『那麼……』

『我憎惡抗閃涅斯特呀！』

『那麼也憎惡我嗎？……』

『當然呀。』用食指，十字形的抑住朱唇。

『你變了。』我想起了五六年前碰到的少女時代底妹妹，說：『你在十五歲時，在父親底同志家裏碰到時，還是什麼不知道的小孩兒呢……』

『是的呀，可是到現在已經五六年了。』

『唔，五年啦，因為父親和母親是安那其主義者，所以你也成為安那其主義者的必要嗎？誰教你成了個安那其主義者呢？』

『必要嗎？誰呢？誰也不是，總之我是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知道妹妹和三個安那其主義者同居着。大都是和市井不良少年沒有多大不同的人們。這些人們大都通過了不幸的命運，和歪曲了的性格，以個人主義的虛無的看法，來看社會的。

『大概和你同居的許多不良少年是這麼的吧。』

我知道安那其主義理論所有的魅力。女人捲入這裏面去，我以為決不是無理的。

『和誰同居過，很領些照顧呢。』妹妹眼角倒豎了起來。

「多半是驅驅男子的……」

「是的，我騙騙他，他騙騙我，人間是永久的欺騙呵……」

「是這麼的嗎？可是爲什麼儘在故鄉裏閒岩，也不給祖母做做幫手呢？」

「真問得哆哆嚇嚇，我很想飽嘗些激情的生活，暫時沒入于自己底世界中去呢。」

「卑劣的主觀！原來安那其主義者底主觀，是那樣渺小的感傷主義！」

「話竟好那樣說的！」妹妹發怒了。「我要惱怒起來了呀！可是，你們又怎麼樣呢？」

「啊，請等一等……」我看到睡着的父親底臉微微地在動，我阻止了妹妹。「這回，在

父親面前，就請停止了吧。而且那樣的議論，我覺得討厭。」

「不。」妹妹動搖着膝頭，「你們，說要殺却一切資本公司，要是幹那樣偉大的事時，可是

也把他們妻子一起殺了不成？」

「蠢貨！」我稍爲呆了一下，小聲地說。「那樣的事，不是現在談論的！」

「沒有種的！你們還不能越出人道主義一步！我真瞧不起！」

「是這樣的嗎？你們對我們說這些話，是不是祇求自己觀念上滿足，就行了幽閉在極

小的主觀中，便會滿足了嗎？」

「抗閃涅斯特祇是理論吧了，要知道不帶利己主義色彩的人是沒有的。哥哥能否定人們底利己主義嗎？」

「雖然人類是有複雜的感情，然而在運動裏要是拿出個人主義來，那便什麼都完了。尤其是我們，是從那樣的感情中卒了業的呀。」

「了不起哪，如果真能這麼活下去。」

「就是爲這而鬪爭的呀。」

「唔，鬪爭……抗閃涅斯特……」

「你們底鬪爭祇是防禦戰（Barricade）和革命吧了。還請看一看對手，請看一看日本勞動者底組織狀態！」

「咳啦！」突然，父親壓着哽塞的喉頭，在枕上霍霍地響了起來。同時，對我兄妹倆，眯着黃色的眼睛。

「你們幹什麼事啦，說些什麼話呀。唔，啊，說我底死嗎？唔，在說死嗎？……唔，總想弄我

死，弄我死，唔……」

祖母趑趄地從佛壇前回來，叱責我們兄妹倆。

二人走進茶室後，跟祖母說什麼傷心事的父親底啞了的聲音，好久好久，還可以聽到。妹妹又用食指兒，筆直的抑着嘴唇，笑着。

「都在說我死呵……」

「儘管死吧，儘管死吧，也可清靜些！」

「呼呼呼……弄我死好啲，弄我死好啲！」父親和祖母在吵嘴了。

「祖母，」我終於說。「別使爸爸發狠呵！」

「哭泣是他的病徵，新痛快地哭泣吧。」

「痛快的？」

「是的，哭泣，確實討厭，可是他已經睜了十年了。」

祖母對父親底愛，在我們看來，真是不可測量般的深源。

「嗨嗨，」妹妹悶聲的發笑。「爸爸，還是死了吧！」這時，祖母銳利地叱責她。

「真是男般硬心腸小娘！我說新這般受罪挨苦，多半是你的緣故！——吃這苦是沒什麼意思的。——重子要是這樣在肚裏暗笑，是下賤的，是下賤的想頭。」

父親是常常虫孑一般的哭泣着。

「娘，我不想死呀，呵！能夠活下去，那才好呵。我想士龍般好好地活着哩，娘……」是一種悽慘的聲音。

妹妹此外又相信這樣的事。

「而且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邪道。是猶太底叛徒所創造的一種擾亂世界的戰術。猶太人經過很長的世紀，被一切人種看作奴隸。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爲了掃淨那對於人種的怨恨的戰術。所以這擾亂世界的戰術，不僅僅在思想方面表現着，而且也在文學上表現着。左啦，莫泊桑，范爾哈爾等等，都是在這一種計劃下做去的墮落世界的策略。而且他們多是猶太人。馬克思，昂格斯，列寧，多是猶太人。馬克思主義畢竟不過是邪道吧了。」

真是可付一笑的想頭。然而，妹妹却當作事實般相信着。

一切家事簡直像縛住手脚一般闊步不得。

回到了將近家屋的時候姊姊彷彿已經回來了。小孩底叫聲送了過來。沒聊的念佛聲也可聽到。這不是祖母底聲音，這是她那久長地寂寥生活底同伴，禿鷹般的脫羽露肌的老衰了的鸚鵡學着念佛的聲音。聽住了祖母讀經聲音的她，因為不揀時間念佛，使家裏和近隣都感到憎惡。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鸚鵡熱心地唱着。

祖母將又獨自地把離婚回來的姊姊放在面前，和我們母親底死，妹妹母親底死，父親悲涼的命運，姊姊底問題攪攏在一起，攪和着「卷島家真是罪業深重呵」等等愚癡的想頭，更加說有信佛的必要了吧。

四

進了家，裏間發出安撫孩子的祖母底風一般的聲音。

肚子餓着的我，最要緊是到茶室吃飯去，用生冷的湯汁，吃着過時的晚飯。妹妹在火鉢底橫頭，橫伏在疊子上寫信。

「姊姊回來了吧？」我問。「怎麼樣子的……」

「她總像人生很可愛般的活着呢！」

「唔，那麼，精神還好嗎？」

「孩子放到那兒去啦，在隆介那兒嗎？」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孩子，想忠告姊姊自己來撫養。

很快吃完了飯。妹妹低着頭，一心一意地走筆。

「重子，到東京去嗎？」我脹着半嘴的飯，說。「你們東京底朋友，似乎對這次「勞働農民黨」大做着反對運動哩。」

「當然呀！祇用命令和法則，束縛人們的政治，根本地要反對……」妹妹用筆桿軒着耳朵。「即使沒有規則和命令，人們要是會想吃飯去勞働的呀。應於必要和能力去勞働那就行啦……」

「啊，不用跟你講理論了。去年，不怕是今年正月吧，開成立會的「黑色青年聯盟」在開會那夜，除了大鬧一下銀座街道，不是什麼都沒有幹出來嗎？」

「嘻，你們可知道，我們同志在計劃什麼？」妹妹點着扇形地展開着的兩腳，得得的響。「作算工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是好的。但你們也想把人類固有的愛與憎，個性，這些問題，給以一種解答嗎？」

「是的，這樣想。」

「怕不會想到的吧。」妹妹鼓着朵頤。

「唔，首先要從我們必需做的問題想起……」

「在俄國，什麼少年先鋒團啦，從少年時代怎樣給他受共產主義的教育啦，同樣在日本，從小學校時代起怎樣給它受皇室中心主義的軍閥主義的教育啦，這裏面，可有那一點不同呢？結果，把人們嵌在一種模型裏，就完了。真是無聊……人類底夢比其餘的事要重大得多了，儘管把自己不息地磨練着，這是頂頂……」

這樣的議論，我有點討厭了。正如有一塊什麼石頭，既然不通過那里，便不能到對面去；那麼，總當向另一個什麼地方突進才行。」因此，我說。

「我覺得無聊了。」我除這麼說，便沒有別的方法。「聽了你那樣的話，真覺得無聊。感傷主義者，沒落吧了。」

妹妹對我嗤了一下鼻子，拍拍地響着腳，唱着山歌。

「做了姑娘家呀，工人底老婆。冷岩似的過活，年青的寡婦。」

吃好了飯，向裏面病房間去。祇有姊姊一人在說話。每句話尾，總「呵呵」的笑，用手背掩住唇兒。姊姊底三歲兒子，弄着祖母用的「抓手」靠着祖母在玩。祖母駝着背，瞧着孫子玩着。

的羊旁，同時，「罪過死了呀，罪過死了呀」的動着癢了的嘴。

「姊姊久違啦，」我坐在父親蓋着被的腳旁，輕輕地說上句客套話。「明雄，很活潑呢。」

「啊，他有乳兒腳氣病，衰弱得討厭，每年總要生病啊，前幾天，聽說你到他公司去過來。呵呵……辛苦你了，可是終於出來了。那樣的事你是多半猜不透的。真是氣死人呵，稍會空一點兒，我再給你說明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吧……」姊姊底態度看來特別地沉靜。

「請別心煩，有我在着呢。可是孩子有點可憐哪。」

「是的，是的。」姊姊一手按在孩子頭上。「我正想跟你相商一下呢，我聽說隆介家，要個男孩子，我想給了他家哩，呵呵……」

所謂隆介家，是和卷島家父親底從兄的關係。一對中年夫婦，家裏還沒有孩子。

「大體上說來，我以爲，孩子還是自己親手養育來的好。我贊成這個，但姊姊放得開手嗎？」

「這是想不到的，」姊姊笑了，「放心地撒開了。人家是那麽大胸度，抱着和嫁過去那時同樣的心情，似乎很簡單地做了就樣的樣子。」

「這是很明白的事。」我不斷地看着結婚後變化了的肉體底性格。「竟料不到，姊姊會變成這麼搗械的了。變了，姊姊從前是苦過來的呢。」

「變了，人們也還是各自發見各自活路的，嘍，你以為不對嗎？」

姊姊似乎從悲苦的結婚生活中，掘發了自己底哲學。我有些兒吃驚。

「冤業呵，冤業呵，妖魔尋上了門。」祖母用砂紙般的手，撫摩明雄底頭。「卷島家是被誰咒詛着呀……」

「祖母，真是壽頭壽腦的。」姊姊皺着灰暗的臉。

「不，確實的，看新吧，是幸德這走狗底罪過，宇市底兒子半身不全的死了。你給趕回來。這孩子要放到別處去了。重子是個不良的種子。」

「還有，真是怎麼說呢，宇市又看新樣子，不知在工裏，偷偷地幹些什麼……」

「這個呀，祖母！」姊姊閃着斜白的眼珠。「在這世界裏，任憑你怎麼樣，光景總還是在一二三這樣的狀態下過去。」

「怎麼，可還不明自己底事！」祖母在貓鬚般的皺褶的口中，可怕地露出白齒根。「你

知道什麼。老人家活了一輩子，知道祖上善惡報應，是確實的呀！真是沒出息的……！

『別說那樣的話了。』姊姊閉着眼睛抱着孩子。『祖母，什麼我都覺得不行。還是少說爲是。』

我一言不發，猜想姊姊底心，疑視着父親的土色的癢癢的頰上底筋肉，不覺心坎闐然了。

『不，不，已經造下冤業了，深深的冤業。』

祖母一手像給什麼東西壓住般的在動，說完了話，走近佛壇去。

我靜靜地站起，回到茶室裏。還沒有睡覺儘讀着新聞的妹妹，仰起臉來，用食指十字形地斜掩在朱唇上。

『哥哥真是蠢笨，儘讓祖母隨便說去，一句話也沒回！』

『是冤業呵！我在火缸面前，盤着腿坐下。』

『請聽吧，念經又要開始了呀！』妹妹揮動着撐住臉頰的那隻手。『和那禿頭鸚鵡一起開始了呀！』

淡然的靜寂，伸展一屋子，祇有鐵瓶裏滾水的聲音，沸沸的起來，在耳邊作響。

一會兒，木魚的聲音聽到了。祖母底——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那帶痰的聲音也開始了。

「睡吧！我向妹妹請求。」

「再等一會兒，現在那個禿頭鸚鵡叫出來了。」妹妹把我底請求當作多事般的聽着。

「牠是不錯，牠是不錯，要是牠也抓着數珠那才有趣呢。祖母怕是因牠而得救的。」

「呸，什麼是得救了。」

我起來敷衍自己被頭。

「睡吧，睡吧！」這麼說着，說着，我就攢進被頭裏了。

「而太陽又落下去了，到了夜晚。」妹妹起身來對我說。「哥哥，天黑了，天亮了，人們就因為這樣沒得閒空。活着，便是造一段歷史呵。」

「討厭啦，快給睡了把。」

我靜靜地閉上眼，想起了東京底老婆。產後貧血，進救世軍施療病院去的她，怕在強迫

着唱讚美詩和祈禱，這樣的過着活吧！

起先，預算把妹妹養成個馬克思主義者，暫留在故鄉。但現在工廠組織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已經完了。東京各工會，必定因政治的進展表現出非常活氣。O鐵工工會，有點像半工團主義者所組織起來的K造鐵廠底O鐵工工會，不得不把步調向比較正確的左翼走去。要是可能，還想向姊姊以前做工的紡績廠，下手組織。列甯說「給予他一杯暖熱的牛奶呵！」便想用那樣態度，慢慢地工作。到東京去就是爲了這，妻一定在想起埋葬了畸形兒底屍骨回到故鄉的我，常常碌碌地奔波着的事吧。

可是，我底周圍，多半是悵鬱與封建的殘存物，與安那其主義者吐息着的地方。鄉下窒息般的空氣，真覺得受不了。記得以前放浪時代曾經有過一回這樣的事。那是心裏底胆量已經消滅，沉默地飽浸在思慮與徘徊中，全像笨人，盲人般心底枯萎時代。現在却過着有秩序的生活方式的時代。一天裏總掛念着趕快回到東京去。但這不是迴避嗎？我必須注意不要像父親那樣變形的沒落了。那樣的沒落，是受不了的。實際上，現在爲酒精而暈倒的父親，就是以前，爲了紅旗事件夜裏背着五歲的我，帶到神田錦輝館去的人，真是想不到的。是個

非常衰弱的人了。都因為酒呵。我不能再犯父親底行動。

『倒底日本人太過矮小了。』我有時想。這不是身段過小，是肚量過細了。沒有堅實地放下根底。常常躊躇着。妹妹是這樣的。祖母是這樣的。祖母祇對明天，高聲地悲鳴。姊姊似乎也是這樣的。我是這樣的。胃弱的人苦於饕餮，向那邊走去的俄國人，是龐大的。祇要漠然一瞥，也明白地可看出是龐大的。因為那麼粗大，所以能完成那樣事業。

我們要是來學一學俄國先輩底過去，應該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吧。

祖母讀經聲還沒有停止。掛在裏間椽子房邊那鳥籠裏禿頭鸚鵡，棒般的學舌聲，開始發出來了。父親底呻吟也可聽到。妹妹似乎還沒有就寢。

從隔着條道路的堤下，那鴨川上，可聽到款乃的橈聲，似乎是從川下運鐵料來的船。

我心中靜靜地抱着瘦瘠的老婆，閉上眼睛。老婆底脚，常是冷的。

我小聲地，唱着優美的葉賽寧底詩。

月如舌，空如鐵，

母在故鄉，

我是鮑爾塞維克！

正確地，當作個抗鬥涅斯特活着，比較過着無論怎樣辛苦的人生，是更其困難的。

五

電光，不時的閃着。

生動的風吹着。夏天來了。

椽側上底風鈴，受了風，回想般的微吟。

『人們活了五十年，是要取回本錢來的時候了。過五十年後，不靠利子生活，便不行了。儘是這麼死去，和虫子是沒有什麼不同吧。』她停下了向病床上底丈夫扇風的拿團扇的手說：

『怎的，有孩子總不是一會事，窮人有兒子，是祇有討苦吃的！這樣的在病中過活，氣喘病的工人，是沒有什麼生趣的。』

用毛巾布的大浴衣，包着漲得會抖動的肉體的她，坐在橫頭，俯看着丈夫的樣子。電燈的周圍，一支黑色的飛蛾團團地迴繞。三天前便不會上工廠去的天神林，睡在狹的面對橡側的六疊當中，苦笑著。

「不，卷島君，」他用枯啞的聲音說。「真比丈夫的精神，要強過二三倍呢！沒有這個女人，我怕還要更衰老咧，因為我是有氣喘病的，哈哈！她總是常常跟在我屁股後面……」

「老婆真是神通廣大！」來問病的我，也不得不笑了。「有神經病的老婆，就討厭了。但適得其中地拖住主人家屁股，那倒無可非議的。」

「心腸太軟的丈夫，也是討厭的，但一味聽老婆話的人是幸福的。」

她打着虫字，正經地說。

事實上，他沒有聽到老婆哭泣過。似乎是個「知行合一」主義者。天神林因為氣喘得厲害，不會去上工。但一月裏有十天告假，那廚房裏的經濟，便困難了。所以，她把「和服養成所」的招牌掛了出去。一到窮得不得了的時候，便獨自一個人到工廠去，向會計處借錢。她又常常用剩下的飯粒做糊，或者給晒在窗邊，當飯餅，保留着。有時，給烘了起來，塗上些砂糖，當做

研究會夜裏的茶點，或給禮拜日忙於貼傳單貼壁報的同志，聊以果腹。我可以把她和別的同志底老婆，——尤其是裏地與倉戶底老婆，來比較一下。

裏地底老婆，在五月裏那時候，因為工會開巡迴研究會，在她自己家裏舉行，那神氣就非常難看。大概是出去看電影去吧。老婆祇對丈夫說聲：『茶在那邊。』

『我這個醜婆娘，』裏地平平地點着頭說，『對於我加入工會，比較我是一個工人，更其來待厭惡。』

聽說在冬夜他因為撒傳單和開會冷凍了身體回來，更遭先已睡着了的老婆底虐待。『噯，卷島君，』至於倉戶底老婆曾經這麼問我過：『現在工會伸入到公司和工人中間去了，積錢發財的時候，不會再來了。』

倉戶底老婆是個長日慢慢時，儘和郵差談人家老婆的閒話，忘却主人回家，專門喜歡自己化粧的女人。而天神林底老婆，如碰到研究會在自己家裏開會的夜裏，她便在廚房裏準備明早事情，默聽大家討論。我這麼說，決不是對裏地和倉戶底老婆有什麼惡意。像天神林底那樣老婆，實在是少有的。

『和年青時候，大不相同了。』天神林說：『我幹工會運動時，爲了組織關係，調換地方工作，也沒有一次說句話過。有時受了驚，也祇有歎息。但這並不是她家，也還是她從小勞苦過來，一切都能那麼靜靜地受在肚裏。』

『是這樣的！』這時我想起誰會說過的——生活決定意識的這句話。『是的，不曾受過的人，是不會了解的。我姊姊，也是這樣。完全變了樣了。』

『呵！真的忘了，淺大姐可好？』她從新用團扇給丈夫打扇。

『完全變過樣了。出嫁前，還是個沒有火氣的女子。』姊姊淺江小時，老受天神林老婆的照顧。連裁縫料理等也教她。出嫁時，也全都是她的幫助。『這回也還是因爲在那邊受了苦，和離婚問題，便成了這個樣子。到處任性起來了。孩子要給放到遠房親戚家裏去，每天，只淡淡地和妹妹抹花牌。』

『啊！心氣強硬起來了！』她微笑着。

『那是大大不同咯。』天神林咳嗽着。『嚶！行啦，別再打了。嚶，卷島君，那麼你家全憑你一個人賺錢了。』

誠如他所說，我家底生活，是漸漸到了絕路。姊姊底離婚，無論精神方面，經濟方面，都加倍地使一家生活暗淡起來。這就因為妹妹儘貪玩，會我部斷了津貼，又平白地加了姊姊一口糧。祖母總對着那隻馴染的鸚鵡，每天哆囉些沒對象的憤恨與不平。連煎給父親吃的 Okume 草（藥草），也不去採摘了，姊姊就代去採摘。父親聞着被頭上底穢氣，不斷地小聲地叫着：『臭呀臭呀！』

『可以洗的呀。你呢，自己比被頭還要臭哪。』十年來祖母很少斥罵過父親。大概是爲了姊姊的回來，祖母便臭貨般的在佛壇前拱着背不動。

『我要是不去做工，可怎麼了呢！』姊姊睡時安詳地說，『噯，呵重！我們大家去做工去！』

『隨便怎麼樣，我是不打緊的。』

妹妹總是到處亂跑。我呢，祇有取閉口不說，除看看姊妹底行動外，便沒有別的方法的立場。

『重子，還有做工的力量。要有做工的出路，那就好了。S 紡績廠，假使能進去的話……』

……我轉過話頭來說。『可是，S 紡績廠，那邊底組織進行得很好吧？』

「那邊，出宮和裏地在佈置不知怎麼樣了。還沒有報告，那樣的工場，沒有給組織起來，真是彌天大謊。不是年年有人送進去嗎？是的，你家重子能到S紡績廠去，那就方便了……」

「怎麼，重子那傢伙，太胡鬧了……」

「雖然胡鬧，可還是爛漫的孩子呢，總在於你能正經地把她當做對象來教。你以為她是太年青了嗎？」天神林歪着嘴指着老婆，「年青女子，才肯不顧一切幹去。這傢伙，前天，到工廠第三號鍋爐間別見地方去，請託他，「因身體不行，告個假。」那邊餓鬼，不是一清早就在床上大聲高唱紅旗歌嗎？在那邊，她就想聽聽「什麼歌。」「工廠底歌，」也被她聽來了。自己便也唱起「工廠底歌，」孩子裏面多是這樣的。」

「是的，我也這麼想。」她說。「你給妹妹談談各種的話，自然會使她一年年好起來的，那是一定的。」

接着，我們相商着把傳單拿進S紡績廠去的準備，和大體的時日方法等。同時又談起了：因了政治的進行，研究會底研究題目底變更等等，以及黨底支部的確立。

「直睡到這個六月底，那可不暢快哩。」我將歸來時，他說。「希望能趕快上工去，金窪那傢伙，又生不了汽爐，儘手忙腳亂給煽着火哩！」

「希望早點健旺起來就好了。」他又對老婆相商般的說。

「再會，普羅列塔利亞，病死是可恥的！」

「常然是的。」她直把我送到門口。「任務沒有完，是不會死的。」

歸途，去訪問荒木，他在下宿底二樓，穿着工作服脫視着天花板。

「嚶，有什麼有趣的話嗎？因為聽到姊姊底事以來，已經使他神經尖銳地奮昂起來。我應說些不着邊際的話了。」在靜想着什麼計劃吧？」

「幹傻事，是頂有趣的。」他并不轉過來看我，祇把左眼角顫動了一下。「我在想着應該忘却的事哩。人們要是自己能夠把所做的事推一及二的忘了去，那才有趣哪，我以為。」

「又哆嗦了。好好兒揮着大鐵椎去吧。」

「在你怕不會了解馬車馬底幸福吧。沒頭沒腦做着的時候，是頂幸福的。」

「馬車馬底幸福？你這樣淡然地看着，這是特別的神經過敏呵。」我向煤臭的他底旁

邊坐下，同時，說了起來。「儘管耽想着那樣的事，那麼回到從前那樣放浪時代去吧。」

「但是蒙着眼睛來走路，怕不僅馬車馬吧，實際上，大家都是淡然地蒙着眼睛呵。」

「是你自己咯。真個是祇看眼前，沒法想的人，你是。」我把頭上灰塵拍落疊上，再吹了散去。「我不是說過請跟姊姊一起嗎？她說要找個什麼地方做工呢。」

「我是個男子漢呵！」

他拍拍地折響着指節。

「嚶？」

「我也是所謂個男子漢呀——」他用力地說。「是人，那樣簡單，是不行的。」

「這樣的嗎？我以為這樣的問題，正應該簡單地給解決了。」

「你又太過火了。在工會裏討論時候，你也是這樣的。——太麻煩了就是這麼做吧。」

「這便是你底調子。這里是二個人的問題。并非祇是自己的問題。」

「唔，這話是對的。」

「唔，但不應這樣做呀。總之，此後請你絕對不要說起阿淺底事了。」

『好的，不說就不說。革命來了，也不說。然而也別再心煩意亂的悶想哪。』

『一個人旋迴精神，都在於自己這一邊。』他微微的笑。『我此刻正在想着有趣的事。是關於地球遠心力的。要是像放開揮打着的大鐵椎一般，趁着地球底遠心力飛行而去，那便什麼地方都可去了。』

『這是夢想呵。』

『因為我們底生活過於暗淡了。這從理論上說，普羅列塔利亞底未來是可以看到的。但夢，你說是夢。是這樣的夢樣的話。但人們似乎喜歡有看到夢的餘暇呢。』

『能夠使它實現的事，那是可能的夢。』

『是遠心力呀。』說着他起來，轉一轉身，坐在在低窪的藍色的壘子上。『乘遠心力飛去呵。要是一出地球引力之外，那麼便不會再掉下來了。』

他又橫橫地躺倒，開始響着指甲。

我盯着眼睛細看他從額角到鼻梁的那條粗線。沉默暫時繼續着。舊壘子底討厭的氣息往鼻孔送，我把臉轉向窗口那邊去。上鴨川划去的煤船底櫓音，輕輕地送進耳裏來。

「從這里起，也未可知吧。」他左眼張得異常地大，向着我這邊。「有趣的事正有來了。」「貨車載重計量器」又來定做啦。那機械在滿鐵倒底已經使用了沒有？而且，媽的，加以多少改良，又到這工廠裏來定做。可是這麼一來，問題却多起來了。內地正在漸漸使用之間，本省內怕也要使用起來了。但是鐵道部〇管理局常務員，揭起了使用「計量機」的反對運動。而這是官家的事業呀，對手又是誰呢……」

「可是到我們工場裏來定做還給他們趕造嗎？」

「蠢貨！蠢貨！蠢貨！卷島宇市。」他打着舌尖。「在布爾喬亞社會裏，是不使我們學那有用的東西的。定貨來了，不消說是要做的。」

「等着吧，但是我們要實施八小時勞動制，一點也不好差。反對製造那樣的運動，並是不可能的。」

「所謂八小時勞動制，在現在日本底情勢下，却談不到。鐵廠又不祇是K廠一家。蠢貨，而且反對使用「計量機」那事是拿了職的鐵道工人「反對不當解雇」的事呀。向官家事業伸過手去，應該取用這個手段，——往他們那面去煽動。」

「啊，是這樣的嗎？」

「什麼是這樣的嗎。真是阿木林！這不是有趣的事嗎？」

「唔，確實有趣。誰也願意聽到這個。」我搔着頭。「請再詳細說吧……」

「請往內地鐵路上去打聽打聽，出了什麼事，具體地推進到怎樣光景了。而且對手是官家事業，我們要有很到家的計劃。」

「有趣，確實是椿遠心力的快樂的事。怎麼做呢。緊急召集工會幹事會吧。今天去看天
神林，大家相商一下吧。而且祇有這兩件事是重要的工作了。」

我報告了先前底談話。

「然而這問題應該先來。便是先着手選舉調查委員。」

「可多忙呵。黨支部，鐵路，S紡績廠，現在到底怎麼樣了。眼看得他們又大批向廠裏來
定做。真的吃不消呀。」

「別發癡了。我是可惡那閑暇的人生的。機械般的轉動，在這裏面昏昏地死去吧了……」

……

「啊，荒木，你是爲誰而幹着運動的？」担心中表現於此刻的言動底細須節目上的他所投射出來的一面，我激烈地說，「我看你近來有不好的傾向呢！」

「多麼無理的你底家呀！」他唱着歌劇激烈地打着自己底胸。「要說什麼便說了吧，我要向此心臟所要求的方向而動。」

「可是，心臟那傢伙，在意外時，是容易沉迷的，信用不了的呀。」

「錯了，錯了，比較運動嗎，我底問題還是在於如何生活下去呵。啊啊，停止！停止！那樣的
話……」

他向着前方，靜下去了。

我知道。他決不憎惡姊姊。就是現在也還有和姊姊結婚的要求。但他底所有的出人頭地的潔癖，似乎不允許這。我不能一概否定他這時候的虛無的語言。

固然，這事是不能捨却階級的正義來說的。但祇把那樣小的自己底正義感，抑在心中心的欲求，總是不很高明的吧。

他是太過於苛責自己了。

「你太不爽直了。」我說。

「怎麼？」

「不，請你好好兒自己想一想！」我有些狼狽。「你是卑怯的。這正是爲了生，儘往心臟底方向前進好了。你一定愛着姊姊……」

「混帳，混帳王八蛋，卷島宇市混帳！」他站了起來，怒叫。還要哆哆嗦嗦把那樣問題討厭地糾在一起。回去，要回去，快給回去！」

「是這樣的嗎？」我不違逆他，從下宿底二樓下來。「還請趕快的忘却了吧！」

「混帳，卷島宇市……」

當我在大門口穿靴時，他還在叫喊着。

三年前年輕的他，也還是強裝做沒有什麼，硬着心腸和姊姊分別，但竟鑄成錯事了。我這樣的想着，回了家。

「遲了哩。」做着縫紉的姊姊仰起她那沒有白粉氣味的臉，看着我胸前，說。「在開研究會嗎？」

「碰過荒木來的。」

姊姊急速地轉動眼睛，坐正來。

「那傢伙，近來變成自暴自棄的了。」

「他是個弱虫呀。」姊姊像受了過甚的刺激似的說，「一點兒男子氣也沒有。」

「姊姊真的要把孩子送到隆介家去嗎？——可是那傢伙現在正想着姊姊呢。」

「真的嗎？可是，已經碰過一次面了。呵呵！」姊姊用手背，掩着嘴唇。

「要是結婚呢？」

我看着姊姊眉頭，說。

「和誰？」

「姊姊和荒木。」

「真是什麼話啦！你說我想結婚嗎？」

「不是這樣嗎？」我笑。

晚飯完了，我正想和重子進談，「去不去S紡績廠工作？」她却出人意外地知道了我

的意思。

『謝謝你，請到裏面去做一個組織的助手。』我這樣的附加一句。

『沒有用的。哥哥底欲望太大了。』

妹妹總是這付樣子，不接受。

夏天近來了，苦於睡覺的夜繼續着。沾染在父親墊子上大小便底氣味，迷漫到全房間發出臭氣。而姊姊在半夜又說着「奶漲了，真困難呀，痛呀！」的話，把黃色的鮮濼的乳汁，絞到茶碗裏。

在她是有腳氣病的。

六

天神林底氣急病還沒有痊癒，而七月到了。

鍛燒黑鋼般的日子繼續着。

「再接受了」貨車載重計量器」的定貨的工廠，把砸傷了生活能力的工人排除了出去。

大家又開始做着額外工作。

然而，祇有我和別見倉戶，差不多沒有做額外工作。爲了準備創立黨支部，和向鐵道官舍附近貼標語和宣傳忙碌着。每夜很遲才走出工會來。

祖母以爲是在做額外工作不回家，心情不很好。一邊做廚房裏的事，一邊獨自對着椽子橫頭底鸚鵡「誰呀，誰呀！」的說。

倉戶對於老婆不很受得住。

他和善地說：「在工廠裏總是洗了澡回去的。可是，工會裏做完了事回去，總因流着汗，被老婆「臭呀，臭呀，」在一旁說個不了。尤其是夏天，因為疲倦了，那樣的咕嚕，真叫人睡不
了覺。」

「唔！」別見每當倉戶訴苦時，總有意地嘲笑。「好啦，咱底老婆是怎麼好啦。燒滾了湯，做好了麥湯等着，是不要你什麼指點的。」

「你底老婆是不同的。」「你要穿蒟蒻草鞋，不用找，就在這邊哪。」那時的你老婆那樣
的叫聲，現在還留在我耳裏呢。」

倉戶怪像地學着別見老婆從前說過的話。

大約在一年以前吧！別見與助是不論筷子棒子拿來就亂打老婆的家庭底暴君。早上束着的頭髮，沒有半天好保留，總這樣的每天毆打着老婆。神經質的他，總是筷子倒頭順頭啦，茶碗的擺法啦，以及障子門格上怎麼用手指一抹，全是灰塵啦，——用這種的話，來辱罵
老婆。

「到工場來，是那樣老實的男子，爲什麼一回了家，便成瘋狗一般了。」

「那樣的人，才是銀樣鐵槍頭哪！」

朋友們這樣地相互傳說着。

別見與助底老婆，在一年前的有一天，叫喊着，到工會裏來。

「讓我會工會底大好老！」

別見底老婆牽着四歲的女孩子，在工會大門口叫。

「給我見一見面就行啦！工會大好老不在裏面嗎？」

「發癲病的來了！」聚在工會裏年青的青年們，看到把壓髮帶胡亂地壓在前頭的女

人，說。「工會會長相好了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啦。」

「請給我會一會大好老！」

她把澎漲得充血的眼睛，看住大門，動也不動。那女孩子從母親破爛的衣袖影下現出了淚污的臉孔，偷偷地閃着眼。

出來會面的是天神林，一看，知道是碰面過的別見底老婆。問起什麼時，她說。

「主人家太虐待我了，請你們出個主意。」

「夫婦吵鬧，蛋虱都不管的。」

大家都這麼說着，不理她。但天神林接受了她的意見，出去了。

「我們倆鬧起來時，連這個孩子也給嚇怕了……」她幽咽地淌淚，哀訴。「近年來，要是家裏沒有這孩子，我也不願再活下去了。工會和公司是不同的。工會裏祇有做工的，我是工人底老婆，所以願來拜訪拜訪工會裏大好老，你是工會底大好老呀，了不起的老人家呵。……」

在向別見家去的路上，她對天神林說着那樣的話。做好了合專老，碰到過別見與助的。天神林他底報告是這樣的：

「那個男子是正直的，把從工場別人處受來的氣，全往老婆不堪地挨吃拳頭。」因這機會和天神林做朋友的別見與助，便加入了工會。自他開始運動到現在絕對不會打過老婆。

「別的道理，我是不知道的。」其後，別見底老婆每次到工會來，總道謝着。「但把我主

人變成那樣和順，全是工會底好處。我以爲不好的丈夫都要加入工會才行呢。無論怎麼，麼來在日本成百成千老婆們，便立刻會有幸福了。』

別見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戰士。

『把老婆底金指環給押了去，加入工會來的男子，在日本是少有的呵！』倉戶一邊推着騰寫版底輪棍，一邊冷冷地說。

『呵……』

那時候的別見像他平時考慮問題似的，在房裏來回地踱着，笑着。

我們一邊大家稱心稱意地閒談，一邊進行工作。

從姊姊生了腳氣病，倒床上以來，我常常在工會裏住，或在天神林家裏住，隔三天歸家一次。一到了家，便覺得陰氣騰騰地，過不下去。父親包着肉的皮膚，變成土色，床裏底臭氣，漂流室中，實在有點怕敢進去。姊姊黃色的腫脹的臉，閃閃發光，在被單下，架空地豎起膝頭，張着枯乾的嘴，假寐着。重子自從往S紡績廠作工以來，跟着那些輕薄花圍巾的不良少年們，每晚在街上鬧熱地方散步。不到一點鐘，是不回來的。

『倒底要把重子變成怎樣的人。』祖母把這事以我爲罪人一般的發怒着。『什麼跟你學，都是你帶壞了的。』

這時，那些不良少年們又來玩了。

『噯，我是××呢，請放心吧。』那男子說。『我還童貞未破呢！……』我驚歎着妹妹，怎麼竟跟那樣浮薄的小傢伙交際起來了。在我倒還是歡喜多少帶些陰險的男子。

以後，我對妹妹的忠告，變做對於不良少年們底斥罵了。

『哥哥請你跟那些人們交際一次看。』妹妹回答着。『不能一概說是壞的。那些人實在是很開放的。緊張地生活着，正像在夜底街道上散步，什麼珍奇的材料也沒有，祇有銳利的眼光。無論怎麼，總放開心胸活着去。無論何時，何地，這總是活生生的生活下呀。至於壞呢，好呢，那是另一問題了……』她用食指壓住反赤的唇兒。『噯，我記得有那樣一會事。是Y造麵所老板底小老婆的兒子吧，他底母親不知道是傭女，還是什麼。那個孩子，有一次闖進家裏，把大老婆和大老婆的孩子們都毒殺了，便出街去，自由地……』妹妹說到這裏伸着下頰，笑。『不，究竟自由不自由那可也難說的，總之，那少年一開始總覺得有趣的，固然有誰誘

惑他，也未可知。但給人家見到了，于是在二樓上監禁了起來，啊，可憐呀，關在家裏，多麼不幸。爾呀，大家都跳過牆頭去偷看，但他無論怎麼，總是一聲不動，帶着遺恨的目光，藐視着街頭散步的人……從二樓小窗頭。那少年今年已經十六歲了，你不以為可愛嗎？那些不良少年底憧憬，首先是那樣的幻想的呀。真是了不起哪。」

他們底生活，對於我們是沒有興味的，沒有緣分的，我這麼一說，妹妹竟一笑置之，什麼也不為感動。

不良少年們回去了，我在三疊室中，把妹妹掀倒。

「這，腐爛的朽鐵！」我貼席地抓住妹妹底束髮，另一手，不揀地方亂打。「你這蠢貨，你比小布爾還壞，你比宗教，還更擾亂我們運動……你這厠坯！你這厠坯。」

妹妹儘讓我發落，冷然地哭泣。

「哥哥，任你怎麼發怒都可以，任你怎麼發怒都可以，但是。」她張開濕潤底腫子回過來看。「我隨便做了什麼事總不嗤笑自己的，嗤笑是可厭的，謝謝你，讓我一個人隨自己活下去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妹妹底閃閃的瞳子。我停止了毆打。

『蠢貨，真是比祖母底南無阿彌陀佛還討厭。』我向前面跳了出去，『隨你哭去！』

在我覺得祇以理論來變革妹妹底生活是不可能的了。要是我底實踐能使妹妹感動，那麼他心裏的想頭，或者會改變過來的。無論如何，我必須勇敢地從事運動，把妹妹很好地領導起來，我要爲這事而作戰，我想……

在工場裏吸着從少慣了的鐵氣，聽着機械底聲音，那時候是頂頂愉快的。

引開了直徑五呎底交流發動機，把叫響着的一呎闊的調帶，掛到貫通完成部和旋盤，離底天井的二呎粗的主動軸底滑車上，附在主動軸上的大小的滑車，再利用別的調帶，把並行着的中次軸底滑車帶着迴轉。迴轉數是由於機械底種類，中次滑車底直徑，而跟着變化的。旋盤，穿削機，鑿孔機，平鑿盤，universal milling 平削機等各盡機能地動了起來，同時使鐵片和黃銅也發出悲鳴，迴轉着。

在紫色的空中，金剛車散着細碎的火華，削着鐵片。打鐵間裏有三個地方，風箱吹出了赤色的三角形的火，響着。

熔爐周圍，有些人手揮着大鐵錘，打造着小件東西。在這些哄鬧的聲響中，最強烈的聲音，是一呌轉方的大鐵錘——縱型蒸汽鐵槌底打擊聲。在它每一次打擊聲中，那赤紅的火熱的大鐵塊，便自由地給打開來了。照着預定的設計般給創造出來了。特嘶特嘶的，那響聲連在工廠外馬路上也很響亮的響着。廢汽，從屋頂呼呼地昇上空中去。一切底機械不過是觸到冷冷的那種鐵做的。要是它那機構沒有故障，總能充分地發揮職能。但使用這機械的人們，可不是鐵做的了。

正如機械斷了油而還燒着一般的人們，一到疲勞了，也總須睡覺的。可是有的人給齒車吃去了，指頭變成殘廢者。有的人衣袖爲調帶所捲，因而把肉身碾碎了。而這些事，多在做額外工作底時間中。

——請看這事實吧，一滴一滴的鮮血流着，流着，夾在迴轉着的機械底齒車間的勞働者，直到了死的時候呀，還是被絞着死的……特各特各特……

這樣的歌，決不是無意味的冗談。

現在祇能用左手握住二三架蒸汽鐵椎底關閉瓣底把手的，那中年男子安藤良便是

這樣的一個人。幾年前他是被蒸汽鐵錘砸碎了右手。

「因為腳尖沾了油，身體一滑，忽脫地像做夢裏一般舉起手來。」他常常給人家看那播棍般的右手，說出當時底心情。「像濕漉漉的煎餅一般，手掌往鐵櫥上貼伏地貼住，打碎了的骨頭，在這桃紅色的肉中，白白地像細葉的筋一般，可以看到……我便這樣的倒了下去了。」

不僅粉碎了肉體，碰到過那樣事情的人，連精神也變成歪曲了。最初大家都同情安藤良，但每次和他碰面，他總指着播棍一般右手節，稱功賣勞的說。這麼人家便慢慢開始討厭他了。

「怎麼，你不是因為馬夫，給打碎的嗎？你這淫棍！」

有的這樣的說了出來。一到他不再提起手臂時，他底心完全變成和手腕一樣了。

不很跟工廠裏什麼人說話的他，只有和一位執拘的殘廢的男子（性的不能者）須美熊吉很要好。疲瘠的須美是有「狐狸精」這個綽號的。因為他二十歲那時候，和S紡績廠某女工，在工廠棧房裏幽會，正在這時候被巡視來的守衛撞見了，「呵啦！」一聲大罵，此後，他

便有了新的慣病，變成性的不能者了。一般學徒們「狐狸精，迷殺人」的叫着，奚落着。這狐狸精的名字是帶有「淫棍」的意味的。

「你罵什麼人，你罵什麼人？」他叫喊着，追趕那些學徒。

「要是我發起氣來，把你們這些小傢伙殺了，看公司也不會怎麼我的。」

「狐狸精，狐狸精！」但少年們還是這麼喊着逃去。

這兩人休息時碰面，總常常說起遙遠的東京底事：鳥呀貓呀狗呀等等的話。關於人類的話是不說的。

火熱的日子，老是繼續着。從頭上流下來的汗，流過了額際，或由鼻尖點點滴滴地流下，或由脖子流到胸部。

第二號汽罐底火夫金窪，因為天神林告了假，每天為蒸汽錘鐵間底鐵匠們所吆喝。

「噲，金字招牌，起勁些上氣。」安藤良暴躁地罵着。「要是五十四馬力的汽罐，還不能自由地給燒上氣來，你給我淹死在茶碗中吧。你到對河的S廠去看一下，要是看過了那紡績廠中的汽罐，就知道和你這樣的只一個銅板厚的汽罐壁兒，大有不同啦。像你這樣燒法，

燒紅了的鐵，怕還沒有打成便要冷却了。你這笨傢伙！

金窪底羞愧的淚珠和汗滴，一起地流着，身體靠近爐子，攪進煤去。

我走過去看時，他獨自一個人咕嚕着。

「你看呀，鐵匠「搗棍」這傢伙，現在把安全瓣也給搗脫了。」

「別瞎幹，搗脫了安全瓣那是不行的。」

「負着氣，這歪屁股的「搗棍」傢伙，方才來了去，說上一串話，還在我面前放了個屁，「屁是屁股底鷄毛揮子」，這樣說着便去了。」

「……拂灰塵的鷄毛揮子……」我看着壓力表，笑了起來。「狠狠地，在鼻氣啦，再努力些……照這麼做去就行了。隨便煽罷。」

「連總管老鬍子也來了，常常說些責備話，什麼「蒸汽不提高，工作不能進行啦」……」

「再忍耐些，天神林叔叔過幾天，也就可以來啦。」

這麼說了，我就回到工場間。

要上足五十四馬力的汽罐底壓力，十五歲的少年底力量是不夠的。連那與二號汽罐毫無關係底鐵匠們，也說他亂了工作底順序，發怒的叫。午後二點鐘光景，鐵匠中，年輕的夥計們聚集攏來幫助着金窪，把壓力表高昇了。標準計上的針，迴轉到將近一百磅。

「噲，就是這樣。把煤這麼廣泛地撒開去就行啦。」年青的夥計們颯着爐口說。

「到晚上，若是降低了這度數，便不答應你。」大家都傲慢地回去了。

蒸汽鐵錘很順調地特斯特斯的擊動着。在三點十分休息時，我又幫助他換水和上煤。

「爲什麼這個鍋子這麼不由人意呢，你可知道麼？」

「水垢積得太厚了，也沒有揮掃過。」

「唉，起初，多承大家來幫助，例把爐子生得好好的。可是那些人裝威作福地，又把我嚇

得弄不來了。」

他用袖子抹着汗珠發光的額角，轉動着。

「呵！已是最後兩個鐘頭了。」我勸勵他。「不要讓鍋子熬乾就行啦。」

金窪拿着注水器底柄兒，快樂地點着頭。

四點半，我離開別的做法額外工作的朋友，準備洗澡去，在機件上注了油，把鏟刀和角尺都收拾過來。

「噲，卷島！」「兵士靴」那個人，用刷子洗刷鏟刀，張開比鼻子還要尖的嘴巴。「你總像有許多公館的闊人一般的脾氣，每天都在一定時間裏歸去……」

「雖然還想再做一會兒，但是夜裏頭要跟祖母替換，看護睡在床上的爸爸底病。」

「病是老病麼？」

「不是，中了酒精毒……」

「怎麼樣，中酒精毒，真是討厭的病呢。中酒精毒，那病我也犯過……」他突然把貼着鐵粉的手，拿近耳邊。

「阿呀，阿呀！氣罐響啦。是第二號氣罐呢。一定是金窪那小鬼，把汽上的太高了，那個破舊的汽罐。」

連玻璃窗也給震動了的。聽到了隆隆地廣大的響聲。

那樣舊式的水管式汽罐不湊手的發響，那是常有的事。

「真沒法子，小孩子。」我正要離開工作台的時候，金窪突然從煤棧橫頭，提着襤褸的衣服飛奔出來。

「鐵蹄！鐵蹄！」他停在我面前叫喚。「安全瓣上的鐵蹄！」

要是循着金窪底視線看時，就可知道他在一心看着溶爐裏紅紅的三角形的火燄。

「怎麼了孩子！」誰這麼的說着。「要這麼慌張？鐵蹄只要到市上鐵店裏去買吧！」

「不是，——鐵蹄呀！」

他底聲音帶着悲涼意味。

「鐵蹄，總管把鐵蹄扣在安全瓣上，蒸汽儘無限制地高漲了……」

金窪抗議似的曲着股。

「畜生！這樣，就要破裂了！所以汽罐發響啦。混蛋那個總管！」

這時有一個人丟了鏟刀，往汽爐間跑去。

「連汽罐底頭部也在顛顛地震動了。」金窪響着啞塞的喉嚨，指着汽爐間那面。

一個完成工人也走了過去。

「笨傢伙！爲什麼不把爐蓋子拿去呢？」

「我怕哩！」

「笨傢伙，你給我滾！」兵士靴大聲地叫。

金窪也回轉腳跟，一直線地跑去。當他底身體橫過煤棧橫頭，將要走進汽爐間但還沒有進去的一剎那，工場底強固的屋柱鋼骨多震動了，綿一般的蒸汽，血紅的火，同着轟然的鐵片底破裂聲，一齊衝上了眼前的空中。

我們都本能地向後退了，把兩個手指，塞住了兩耳。

第二號汽罐爆裂了。

離了工場間的工人們，一邊狂聲呼喊，一邊虫一般地聚集攏來。總管和工程師也像小孩子般的張着嘴高舉着兩手，從青灰色的事務所裏奔出來。各處飛揚着霧一般的蒸汽。

蒸汽給風吹散了時，方才在破碎的紅瓦和耐火瓦的破片下，看到幾個人頭，和白脹的手足伸展着。

我只以反射的冰冷的神氣，凝然地看着這個。

七

第二天午後三點鐘，工人們集在事務所揭示板面前騷動。

佈告

七月×日因第二號汽罐破裂，汽罐室崩塌而被火傷壓死之練習火夫金窪龍平，完成工富取荻三郎、輪尻作次三人，全因該汽罐室主任天神林幾松怠惰告假所致，本工廠絕無負責之理由，茲經特別會議議決，依據工廠法施行條例第八條及第九條，對上述三人支給撫卹費如下：

金窪龍平——支日俸二百日

富取甚三郎——支日俸三百六十日

又喪葬費支日俸二十日

輪屍作次——支日俸三百六十日

又喪葬費支日俸二十日

又：

根據工廠法施行條例第七條將天神林幾松解雇。

七月×日

庶務課白

「卷島！荒木拍拍地響着手指，用眼睛指示着揭示板上的文字。『幹呀！』」

「唔，一局奇怪的騙局！」

我也在肚裏苦笑着。

「償了三百六十日分和二十日分的日俸，已經很夠啦，很夠啦。」有一個人把眼兒往上掬着，在心裏計算。

「他們每天工錢二元五角，一個月七十五元算，已經很不錯了。十個月再加二個月，便是九百元，真是了不起了呀，得了一大注補助了。」

「真的得了救濟啦！一生只這一次也行，要是得了九百元。」

「好了，隨便我們怎麼顛倒，成了殘廢人，不像他們那樣死了，就拿不到撫卹金。」

「真給人笑死的。」另外一個說了。「你們可有什麼工廠法啦，我們活着也拿不到錢呀！真像從前有一位貴人說過一般，對於勞動者，最好是取不生不殺的方法。」

倉戶和別見他們也來了，看着揭示板。

「啊！」倉戶輕輕地吐了口氣。

「唔！」荒木與別見閃着眼睛。

「天曉得的！我們過着轉側不得的生活，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是活起的。無論得了多少撫卹，生命總歸是斷送了。」一個管器具的老伯伯剪着後手，歸去了。「天曉得的，天曉得的。」

荒木瞧着那老伯伯底後影，把兩手胡亂地擦了擦，插入褲袋子裏去。

「今晚開會，召集全體工會會員，請準備啊！」

我們都點首作答。

大家一同回到工場間去時，安藤在發起呆來了。「真正豈有此理！……我掉了一隻手，連三十天日俸的津貼也沒得。哈，全和老衰了的，苦到死的狗一般。」

「做工的都是苦到死的狗呀，在現在世界裏。」

「有這樣的事？只有我是這樣的。這樣的只我一人，畜生！」安藤一手握着搥棍一般的右手底指尖。「無論上那兒去，都不能工作了，只有我是苦到死為止！」

他把受傷的手，敲着腰脇，怒恨地歸去。

我拿着鎚柄，一面想着前天以來的事件。

汽罐破裂底原因是總管裝着內行的面孔，把鐵蹄掛到安全瓣鈕上去的緣故。超過限定的五十匹馬力以上的重量，而又蒸汽充滿的時候，汽罐就要爆破那是一定的事，這事就使天神林去担负罪狀，而不應當的解雇了。對於死了的三人，尤其是金窪，只支日薪二百日，其餘二人算是支一年。但是叫十六歲以下的少年，一天做十四點鐘以上的工作，這是什麼工廠施行條例。

當三人底死體從亂瓦堆裏拖出來時候，他們底家屬們也得急報奔來了。因為受了壓

傷和一千二百度的蒸汽底熱，死體都紅紅白白的浮腫地膨脹着。富取和輪尻底妻連哭聲也發不出地倒下來，伏在丈夫的臉上。這時死體底面皮和頭髮却像水一般的一塊塊脫下來。於是這二位妻子，才放聲哭泣了。周圍漂流着像火葬場裏一般的臭氣。後到的金窪底哥哥，默默地絞着臂，細瞧着他弟弟底臉，不動。

「啊，他們真也欠當心。」職工長因為自己是個雙子，就大聲地說話。「然而究竟是因為火夫天神林那傢伙底懶惰告假，真是可惜，發生了這麼意外的事……」

又跟着這二個女人說一會天神林是如何重大的罪人。兩個女人儘把臉子貼在膨大的丈夫身上，動也不動。

「什麼，這又不是看西洋鏡。」這時職工長又向來探看的我們怒喊。「給趕快做工去，有期限的工作，要是鬆懈了一點，就要受到很大損失。」

工人們心中都感到不同的意味。面上浮起各種各樣的反感，回到工場間去。我和荒木叫別見，立個以這事件為中心的發動的計劃。

我們四人到工場內去，向工會會員宣傳。

『無論如何，晚總要到工會裏去集，合因為對於這一事件，我們必須決定態度來……』
於是我們在規定時間中歸家了。歸途中，我們一面走着，一面在作種種計劃。

走進家裏大門時，妹妹突然跑出來說道。

『姊姊沒有上工廠去麼？』

『拿飯來，拿飯來。』

『我問你姊姊的事呵，姊姊沒有去麼？』

『快給拿飯來，生病人，爲什麼出外去呢？』

『你看這封信。』重子拿出了姊姊在草紙上潦草地寫着的信給我。『姊姊出走了，一定的……』

儘管無所表情的我，正當誦讀這一封信時候，祖母從裏間露出臉來了。

『我真老昏了！我真老昏了！』她這麼說。『阿淺出走了，宇市！因為你是紅色的呀！如果你能做了夜工回來，家裏境况是不會和從前會我部津貼那時，有什麼不同的。可是你拚命着什麼鳥工會，不把家庭生活放在心上，阿淺就因之感到苦惱，連病人也覺得不安了，多半

是你的緣故呀！你要怎麼樣了？怎麼樣了……」

祖母搖動着從紙壁間伸出來的散着發光的白髮的頭部。我不會聽到祖母底語聲，兩眼儘管迅速地在阿姊底信上溜過去。

「工會是什麼東西，我完全不知道。你熱心于工會的事我也不知道。你所努力着的工會底行動使我陷於不幸。曾我部似乎因為你把紡績廠底女工吸引到工會去，乃同我離婚的。我和荒木有信扎來往，可是只有這點罷了，不再其他的什麼事情過。可是已有了那樣懷疑，一有了可藉口的事發生，也就離婚了。」

父親已經病睡了十年，祖母已經衰老了，你雖在作工，可是重子不良，彌補家中也沒有多少錢，我又是這麼害病不能安睡。今天我出走了，今後將怎麼樣，自己也不知道，可是請不必担心才好。

我已看徹了一切，人們是出生的時候就決定一生底命運的。我底事，請不必担心。再會。

宇市弟鑒：

淺江。」

是以潦草的文字寫着的。

一想起替代永遠放浪的我，長期間守護祖母及父親底生活的姊姊時，我底心頭覺得有些酸楚。姊姊離婚底原因，依照這信上看來，我無論若何說，是要負相當責任的，所謂「爲着無產階級」運動這一信條，對於惹起骨肉上的這個問題時，就感到有些難以分解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走進茶室去。『不會在隆介那邊麼——從情形看來？』

「我已經去過來……可是不在那邊。」祖母在裏間父親底枕頭旁圍拱着背說。「是上午十一時光景離家的，我立刻就到那邊去看……外孫雖然患着乳兒腳氣病，倒挺有精神。」

坐在食桌旁喝了杯茶以後，我冷靜地想起了明天和公司方面去交涉的技術。

「用什麼方法解決這件事情，我可無條件地信賴着你。」妹妹笑着說。「怎麼樣？」

對於至親的愛和運動，在理論上雖然說得明白，而一碰到實際問題，却有點難以舉步了。我祇有怒恨自己。

「呸！你這傢伙，你欺弄我麼？」我把正在吃着的飯碗，放在桌上，盯着妹妹。「你這動物！

你是什麼東西，你這個醜了頭。」

「任你怎麼發怒，我是不打緊的。只在這情形中，你們機械論，是否到處適合生活，便可明白了！」妹妹用冷然的眼光，笑我。「還是不要辯解了吧。你們只想些人們所不能做到的事，請跟現在人家走着的方向一同走去吧，這結局，才是拯救人類的！」

「渾蛋！做了你這有害的安那其主義者……」我又像在斥罵自己一般的嚙嚼着。「別爭執什麼呀！別爭執了呀！」祖母換過題目般地嘆息着。「沉默些！我想過了，在上只有沉默些。」

妹妹也不收拾散亂了的飯粒，照例，把手指按着嘴唇發笑。我抑住發怒的自己，走出大門去。

蘭盆會底笛聲，從遠處漂了過來。

「呵！」我穿上放在格子門邊的皮鞋。

「什麼呵！你上那兒去呀？」

「上工會去。有更重大的事啊。」

我奔了出來。我自己也像祖母一般唸着「沉默些，沉默些。」

順路橫過荒木底宿舍，他還在吃晚飯。

『快些荒木！』

我頻頻地催促他。

『蠢貨卷島市！』他在樓上叫着。『吃飽了飯才能奮鬥啊……』

在等待他之間，閒跳着街市。在蘭盆會十日以前，市街中，每夜繼續着舞蹈和大鼓底練習。粗大的皮大鼓底聲音，和清豔的姑娘們底歌聲，從裏街空地上傳送出來，我想念着農村底青年和姑娘們，祖母和妹妹底距離……這些事情，等待着荒木。

荒木不絕地打着口笛，大步地走。小個子的我，在他後面快步地跟着。

『噲，卷島，運動是困難的呵！』他說。『無論在任何情形中，都動不得感情的。像金窪那樣被慘殺時，要是從前的我，便會什麼都不顧，撲上事務所去的。可是現在必須從頭就考慮着怎麼利用這一個問題，來擴大組織了！』

『是要冷靜的。』我回答說。『可是對於自然發生的人們，却不能不用感情的形式去

煽動……」

「冷靜，這也是難的。普羅列塔利亞運動，恐怕非把自己抹却，是困難的。真的，我是這麼想……」

我們儘這麼談着，到了工會。

倉戶，別見，S工廠底裏地，出宮，小野田他們已經來了。天神林也扶病出席。同時也會面了裏地他們所帶來的三位S工廠底外勤女工。

別見做主席，荒木做了報告以後，就起頭討論。

「主席！」荒木請求發言說。『像方才所報告一般，這事件發生的原因，雖然是由於總管底過度行動。但我覺得我們要把這一問題從更廣大的意義上來解釋。這就是忽視工廠法的青工底過度勞動和轉嫁罪名于天神林君底不當解雇，以及對于金窪君及其他二人的遺族撫卹費底支付方法底欺瞞……從這些問題上來看，我們必須借此機會提出改善其他一切勞動條件底要求。』

『是的，我們底生命不是九百元一千元所能購買的。』

『金錢和生命兌換是不行的。』

『贊成！』

『主席鬥爭對策』

『贊成！進行討論』

滿場一致通過了提出的要求之後，便開始討論對付方法，擬定了改善勞働條件底請願書與要求書。

請願書

- 一、天神林幾松復職。
- 二、對金窪龍平，富取甚三郎，輪尻作次三人之遺族給以日俸七百三十日之撫卹費。
- 三、絕對反對不當解雇。
- 四、時間外工作加倍給薪。
- 五、熟練工工資增加三成。

學徒工資增加五成。

六、對於少年學徒須嚴密遵照工廠法。

七月×日第二號汽罐爆發，並非主任火夫天神林之過失，而係總管董事×××之任意將鐵蹄懸掛于汽罐之安全瓣天秤上，所發生之故。然公司以此罪轉嫁于天神林，流布欺瞞之言，淆惑社會觀聽，而竟處彼以不當解雇。

且對三死者之遺族，僅予以日薪三百六十日之撫卹費，而欲使事件自然消滅。

我等對於如上之忽視工廠法，恣意虐待之公司，必須斷然反抗。

謹決議如右

七月×日

O——鐵工會

K——製鐵所分會

傳單也於那夜間用謄寫版印刷成了。

告全體工友們！

援救金雀，富取，輪尻，三君底遺族！

要求天神林幾松君復職！

要求熟練工增加日薪三成，學徒增日薪五成！

時間外工作加倍給薪！

絕對反對不當解雇！

全體工友們團結一起鬪爭！

今天召集全體工友大會！

過了午後十時，工會會員陸續地聚集攏來了。明天工廠內工友大會底接洽完了以後，各自依地域分配，去向各工友挨家訪問。

在工會會所中，荒木、天神林，別見他們商議着鬥爭計劃，一心密議着組織宣傳隊和各工廠日夜班底進行方法。

八

第二天早上，走過工會會所的會員，都各自藏着傳單，閃進工廠大門。

七月的天空，爽麗而清明，圍繞工廠的灌木底葉子，斬齊地並列着，葉尖颯颯地隨風搖拂，繫纜於鴨川岸旁的舢板船底船尾上，燃燒着的朝炊煙火，橫斜地瀰漫在濁流的河面上。船夫立在船邊上，撒着黃色的尿。

從對河S紡績廠底窗裏可以聽到潑辣的女工們底澄清的歌聲。

按照昨夜底計劃做去，在輪班還沒有到廠的早上八點鐘至十點鐘中間，把傳單散發了。十個宣傳員，跑遍了各工場，請求在請願書上簽名蓋印。

「呵呀！怕得很呢！」

也有不敢蓋印的農夫出身的人。這樣的工人總多半強迫他蓋印的。

『好，請等一等！』有的看着傳單挨過一會兒。『拜托了，大亨，不倒倒，不要歇手。』

到全部工友蓋印完了，而還不肯蓋印的，是完工部的四個穿兵隊靴的工人。可是最後受了全體工友底壓迫，也終于加盟了。

完工部，旋盤部，鐵工部，翻砂部，汽罐部二百十二人，打雜夫四人，合計二百十六人，都聲勢浩大地，完全簽下字。

上午十一點半，荒木和別見拿了請願書到公司辦公室去。同時全體工人集合在旋盤部工場上，開演說會。

倉戶第一個登上大號平削機底平台上，一手抓住皮帶開始演說。狂吠一般的拍手聲從紅黑的掌上發出。衆人底臉，受了從窗間射進來的七月的陽光，輝耀出鐵鏽色。

『同志諸君！請相信團結的力量，請相信團結底力量！用諸君所連結着的手腕底力量，去同那傢伙們，資本家鬥爭。行的麼，一個月五六十元錢，吃三角三分一升的米，能夠養活大小一家三口了麼？除了房租和米錢，這些開銷，還有什麼留下呢？想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不是

不可能的嗎，我們已迫得沒法，現在是不得不有這回鬥爭。要求增加工資三成呵，諸君只有團結是我們底力量！

『贊成，增加工資三成。』

『我賭誓奮鬥到底！』

到處揚起筋肉堅實的黑手膀，到處拍着手。第二是翻砂間的學徒，一隻腳踏在鑿孔機上叫喊着。

『全場全體工友們！不要忘了七月×日，是我們底三個兄弟在第二號汽罐室被殺的日子。二百日算，三百六十日算，我們可不要被這微小的撫卹金欺瞞了。我們要請失去幹活的底遺族，來做些什麼。我們不能把貴重的生命去掉換那麼鄙俗的金錢。要保證遺族底一世生活！我們要這樣要求。健康保險要公司全部負責，這也得要求！諸君！這不是他人底事，我們正說不定任何時候都可碰到這三人所受到的同樣的命運。我們用這個，這個，』他敲着兩臂，大聲地說。『用這個打鐵的臂膀，去一下子了結那些傢伙們。』

又起了一陣拍手與鐵錘相擊的混合聲浪。

「諸位」第三是黃色聲音的十五歲的別見火夫底助手，在裝配乘盤上面，撥開着兩脚。

「這回死了的金窪君，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曾經相商過，要學成一個好火夫，趁船到外國去玩。可是總管什麼也不懂得，愚弄還沒有熟練的金窪君，儘叫「把蒸汽提高些，」把鐵蹄掛向安全瓣柄上去。因而金窪君死了。因為公司說是天神林君的錯處，金窪君底家裏人，便怨恨天神林君，我無論怎麼講，他們可總不相信。我想怎麼叫公司，在這時候招供出來，到底說上了多少謊話，給金窪君底兩親聽了，再要叫天神林君仍和我們一同工作。」

「好，小孩子說得不錯！」

又是一陣拍手聲響起。

在他跳下乘盤時，叫做諏訪田的鐵匠，跳了上去，閃地摸了一把上煤的面孔，喋喋地說。『諸——位！我想叫諸君知道公司底一個罪狀，跳上這裏來的。那——個第二號汽罐室早已破壞了。三個兄弟被殺了。然而諸君受損失的，只是那三位兄弟。那個舊汽罐，是保了險的。破壞了，公司反可收得保險費。現在怕馬上要再造起一間漂亮的新汽罐室了。我只想

叫諸君知道這件事，我願我們趁這機會，大家拚命同公司去決鬥。」

『贊成』

『幹到死爲止』

第四個跳上平削機去的，是裝配部的叫脇坂的，只有二十四歲的鬥士。他也受了大衆拍手歡迎。

『同志，我們底代表現在正在那漆得雪白的寫字間裏強力地交涉着，我們都要堅持到底，做我們底代表後援的意義上，和同志諸君來唱勞働歌！』

『唱歌！唱歌！』

『十分贊成！』

於是由脇坂指揮着音節，一齊唱起了勞働歌。宏大的歌聲，衝上了高高的菱形的屋頂，又從窗際流了出去。對河的S紡績廠底窗中，有不少的女工們底面孔重疊地露了出來。我們于是更放大聲音，腳跟踏着地板，狂叫。

唱完了第一回，將要開始唱第二回時候，荒木和別兒昂奮地回來了。

『報告結果！』我從羣衆中叫。

荒木走過來躍上大乘盤，揮着請願書，大聲叫喊。

『兄弟們！橫暴的資本家，終于連我們底請願書也不接受。第二步手段就是怠工。諸君！午後起就實行怠工。要十分團結地幹。』

『好，怠工！』羣衆一齊喊叫。

『用冷靜的面孔去開始呀！』

『散會。』

不久就是中飯時候。

從正午起就開始了怠工。

一切機械都更換了皮帶與鍵子，在最少限度中迴轉着。汽罐也放低了壓力，鐵工部放緩了風扇機底迴轉，減弱了風力，低降了熔爐裏底熱度。翻砂間上灌入到折角模型去的印鑄的東西，仍舊放入熔鍋中去熔解。

我跑到事務所去作怠工底宣告。

廠長和職工長靜默着臉，沒有轉過方向。我只說了要說的話，就奔回工場間來，在鏽爛了的舊鏟機上開始工作。

工場中死一般沉靜。只是伸展着的機械底聲音與空調子的摩托在發響。有時又有誰在嘩啦嘩啦的怒叫。

怠工一直繼續到下午四點鐘。

在四點尙差五分鐘時候，當差從事務所中出來叫我。

「請你來一趟！」

「不要妥協！」衆人在我後面喊着。

廠長把兩肱靠在大菜桌上等着。

「呵！請坐！」他指着椅子，說。「現在因爲本製鐵廠從鐵道部受了限定日期的定貨，祇有這一次，可以接受你們底談判，希望當即停止怠工……」

「哦！今天就談判麼？」

「不，今天已經太晚，總管已經回家去了，就在明天上午罷，只我一個人是不行的……」

「明天，那幾點鐘會見呢？」

「上午十點鐘。」

「好的，就這樣確實地約定了。」

我回到工場後，就報告給大眾。怠工就立時停止了，那天一個人也不做額外的工作，回家去。夜裏，各部各班底代表都聚集在工會裏，商議對付方法。明天用的傳單也印刷了。

不接受請願書中各條時，無期怠工。

等待着上午十時的回答！

支持代表者！

絕對反對不當解雇！

第二天上午，傳單散遍全工廠內，我們直到上午十點鐘時，還照常做工。

到了十鐘點，荒木，別見同我一齊跑到事務所去。可是事務所門口揭示板上又貼出了告示。是開除別見和荒木的通告，和扣除昨天四個鐘頭怠工的工資的佈告。

我們憤慨公司底卑劣態度，就奔入廠長室去。廠長正坐在深深的太史椅上打着口笛。荒木立在廠長前面，裂眦大罵。

『渾蛋傢伙，昨天的約定怎麼樣啦？』

『那樣的開除，誰承認你！』

『不，你們，』廠長說。『你們任意怠工，向事務所集團攻擊。這是昨夜董事會議決定的，我可不知道……』

『你們可以任意地幹——我們一邊也可以任意地幹……』

三人回到工場，馬上召集了全體工友大會，推別見做主席，討論緊急對策。

結果，先決定怠工三天，選出兩個起草委員，起草怠工決議文，荒木把這決議文送到公司裏去，從正午起又開始怠工了。

昨天，僅僅放低了工作機械及其他底迴轉數，但從今天起，是祇有平時十分之一的工作那樣的怠工。

耳聾的職工長，當差，管棧門的這些人，常常從窗口來偷看，可是又胆怯地逃避着。

情形和昨天不同，今天有的噪鬧，有的唱歌，有的跳躍，有的角力，大家都在各工場中奔走着。各間各班底代表，不絕地聚集着，協議鬥爭組織。加盟員底團結，看來益發強固了。

那夜在工會裏開幹事會，把請願書各項中，加了四條：一、停工中工資全部照給，二、撤廢臨時職工制度，三、完備衛生設備，四、健康保險費全部由公司負擔，就這樣的作成了要求書。十一點左右，回到二天沒有回來過的家裏。寄托在隆介家裏的朋雄，睡在裏間父親底旁邊。妹妹，祖母和隆介家的在圍着孩子，說着什麼事。

「唉，你這宇市！」

祖母蓬亂着發光的白髮，向我叫喊。

「你這宇市！你做了傷盡天良的事，阿淺因你死了，是呀！一定是死了。」

「姊姊死了？阿姊像不會死的人呢。」我一邊用眼睛招呼隆介家的，一邊說。「爲什麼又說起死的事來？」

「哥哥，」妹妹從橫頭伸着頸子說。「朋雄是這麼說，是不會錯吧。」

「噲！阿重，你別說了。」祖母撫着朋雄瘦削的頭，說。「是罪孽深重的人呵！你以爲孩子

底話是假的吧，你且先聽一聽吧。」

我以爲是耳朵有了毛病，把頭左右搖了一搖。

「終究是什麼事，我可不很明白。」我問妹妹。「倒底你們是在說什麼事？」

「當然咯！」重子曲着嘴唇，笑，「什麼也沒有說過。」

依照隆介家的話，朋雄從兩天前起，就夜裏號哭，沒法撫慰。以爲是乳兒腳氣病發熱，可是又不像那麼的。一回哭過後，不管靜更半夜，總獨自在說什麼，又好像歡迎地大聲笑着。

「怎麼樣了，阿朋！」昨夜隆介家的問了。「安靜些呀，夜很深了……」

「呀，媽媽呀！」朋雄離開了枕頭，回轉頭來指點着一邊，說。

「我們夫婦這就全夜沒有合過眼。」她這麼說。

到了今天，就是日裏，他也在獨說獨笑的。

「阿朋！媽媽來了麼？」她恐怖地問着。

「呵，媽媽就在那邊。」孩子指着房間底角落。

「真是大可奇怪的事。」她蒼白着臉。「以爲有了什麼變故發生了，到晚上就急急地

雇車跑了來。原來那是淺江姊出走了。」她愁苦地縮着肩膀。「既然是不辨四方的孩子，說了這樣話，無論說是發了多少熱，這樣話總是特別的。而且傳說的例子也聽到過不少咧。」我竟感到包圍着自己的社會，突然地流入于乳色的污濁中了。

『那是發熱的緣故。』因之，我故意裝着嘲笑的口吻。「怎麼能從孩子囁語中，斷定是死了的呢？」

『怎麼說，死了的娘，是要到活着的兒女家裏來的，這是一向傳下來的話。』祖母點明一下題目，便風一般哭泣起來了。「你這字市賊，你幹了傷陰騭的惡事了。」

我只茫然瞪目。

『請寫張尋人的招貼吧。』

妹妹這麼說。

『你自己做去吧！』

我這麼說一句，就走入茶室去，揭開了被頭。「我真忙得不得開交。只要向警察署口頭報告一下就行，你去一趟吧。拜託你了。」

說着我就睡了。

我想着家庭，想着爲厚壁與板屏所圍繞的，有引我們往個人主義墮落去的危險性的家庭。覺得對於家庭，對於家族的小愛，常使我們跌倒。假使這愛是極深的，那就不能不到外面去工作。我厭憎着以自己底經驗作爲人類生活底絕對的信條的祖母，我又憎惡着只想修飾自己一人的妹妹。而對於姊姊，只在心中摸索，而不把生活轉動一轉動這一點上，我也有反感。那遺書的話，要是確實的，那麼爲什麼不企圖反對呢，這一點也使我愉快。在我雖然對會部有了泛濫般的詛咒，但我也不會積極感到有把姊姊拉回來的努力。

裏間已經好久沒有說話聲了。

或者給祖母叱罵過了，今晚上那沒精打彩的禿毛鷄，也沒有聲息。

皮大鼓底聲音又開始響起來了。

九

早晨工場底鐵門上貼着大塊的紙頭。

是發表開除荒木勢一，別見與助，倉戶孝，卷島宇市他們這次運動中心人物二十八人底佈告。

鐵門裏，五名掛脖帶的警官，排隊的立着，廠長也一同在那邊檢驗着每一個進工場去的工人姓名，不許進廠的開除者，都在門前走來走去，電桿後面一堆，圍牆下面一堆，都在屈着身子分散着。不許入廠的我們二十人，等待着其他同志底集合。

在開工汽笛叫過五分鐘以前，荒木同工會青年部的鬼丸捨吉一同踢着石子走來。我們注意着他底行動。

「幹呀！預定的行動……」

立定在鐵門前三四丈遠的他，低下頭，在鬼丸底耳旁，不知說些什麼。鬼丸絞着手咕嚕着，於是荒木砰的敲一下鬼丸底背。不曾開除的他，縮着日本式的臉，閃進鐵門裏去。

——回到工會去——八點鐘再來這裏集合——荒木底命令，一一傳佈了出去。

回到了工會會所。

「叫他在工場中開演說會後，把全體工友統統帶出廠外來。」荒木用熱烈的調子說。『在八點鐘總可由鬼丸指導，實行起來的。因為有警官進去了，鬼丸一個人力量不夠，但還有五個有指導力的人在着，只要留在那兒的全體工友，走到天井裏，我們就可在鐵門外演說了。叫他們衝出廠來。以後提出要求書，懂得了麼？今天請無條件地採取了我底戰術，因為是緊急的時候……』

二十七人全部無異議。

等八點鐘到來。七點半我們都各各分隔開二十丈左右的距離，向工廠出發。是依別見，倉戶，荒木，我這樣的順序走去。

走近工廠，嘩啦嘩啦的叫聲，響澈天空。好像在開着工場大會。別見同我們飛奔過旁邊的溝，從橫弄中去看情形。

這時撕破了工作服的鬼丸，像指頭揀着小魚一般跳動，被二個警官從大鐵門旁的小門裏帶出來。

——被捕了——別見說。

我就跳了出來。

「慢慢，別出去，別出去。」

倉戶制止我們。

又聽到了嘩啦嘩啦的鯨魚一般的叫聲，和比較以前更爲激昂的散亂的脚步聲。

「來了多少唔探？」

「五個！」

「那麼，還有三個留在裏面，等一會！」

又是一個被捕了，二個警官用力地拖着亂暴的吉置出來，吉置那樣子，正像乾死陸上

的海老蝦一般。

指揮刀相擊聲，森嚴地響着。哄叫聲，混着腳聲，敲器物聲，也一陣緊一陣似地響着。

「得啦！只有一個警察了。」別見斜揮着拳。「噲，來吧。」

四人一齊走出。後面二十四人，飛砂走石地跟上來。

從關着的工廠底鐵門外往裏望，在天井裏的工友們，崩倒一般的騷亂。立在正面材料棧房窗上，青年部的宮武正在演說。白色的齒和瞳子，在陽光下發光。雖然可以看到他搖着身體，揮動手臂的樣子，但他那言語却消滅在職工們底呼喊聲裏，聽不到了。只有拍手聲和喚呼聲，衝上天空。他們底頭，像芋頭一般的轉動。其他兩個同志，迴轉着松柴火把，在工場內外任意地沒口子的亂罵，飛奔。三支松柴底焰花，流星般飛入黑暗的工場中，好像在牽制着犯恐怖病的勞働者們。

留下的一個警官和廠長職工長，像要捉那演說者，和拿松柴火把的兩位，羣衆嘩啦啦的崩壓過來，把他們遮隔着。

荒木開始帶靴的爬上鐵門，我和別見也接着上去。

『全體工友們！別見先開口了。』跑出面來，向工會集合！

四百隻在憤怒中燃燒着的眼珠子，閃的一齊看向這邊。

『衝向街頭來！衝向街頭來！』荒木接着說。『如果退下了要求書，立即罷工！大家攏手

向工會集合！

『宮武！我也叫了。』聯起手來！大家向工會去！

二百個人開始潮水一般波動，大家攏着手。

要等到慘虐的敵人，

全屈伏在地上；

紅旗揭在前，

奮鬥前進！

我們是普羅列塔利亞底年青的兵士！

『同志歌』像波浪一般捲了起來！

我們在門外的朋友，竟忘了警戒，敲着門鈴呼喊。

忽然從我們背後聽到了重重的腳聲和激急的指揮刀的聲音。回頭一看，二十丈遠的路上，有近於二十人的警官底白制服，蹣跚了砂塵，在七月的陽光下推進着前——這情景映入了我的眼簾。

『來了來了！還帶了許多器具！』

誰在喊了！

『別全體被捕呵！』

當在鐵門上的我們四人，在同志們底頭上飛下時，已經完全在官憲包圍中了。

警官最初追着荒木，別見，倉戶和我四個人。想拘捕了去，同志們遮攔了他們，門前起了一陣激烈的鬥爭。那時工廠裏二百個同志，嘩啦，嘩啦！挽着手開始衝出到街頭人行道上。二十八人和二十人格鬥爲中心，二百個同志把牠包圍起來了。同志們開始用肉彈奪回我們四人。嘩啦！嘩啦！包圍了四十八個人，肉搏開始了。我們就在警官底扭搏中，旋轉在地上，每一個人總糾纏着三四人，警官很不容易驅散我們。

嘩啦！嘩啦！仍舊是呼喊着。

從我們頭上到四肢，無數的靴和草履和木屐跳着過去。同志們有重疊着的，有倒了的。
『散開去，到工會裏去！』

我和荒木從擠在靴邊的頭上，到眼鼻全蒙了灰沙，同時，發狂般呼喊。

『散開去！跑上工會去！』

『奪還同志！』

『別給捕去！』

大家竭力地呼喊著。

『散開去！到工會去！』

我們還呼喊著。

同志浪一般回過來，奔近，爭奪，但無論如何總不能把我們奪回去。那時候人數漸漸減少了。

『奇怪的事！』

正當白制服上了泥的警官說這話的時候，我們鵲落地從地上跳了起來。開眼看時除

荒木，別見以外，其他同志已一個人也不在了。四周只是混亂的砂煙蒙蒙地渦捲着。荒木和別見面上與腕上，都流着血，被拘捕了。倉戶好像已被光榮地奪回，只我們三個人留着。

警官們手足和顏面也相當地負了些傷。我底衣袖已撕得粉碎。

三人冷然地相互的看着。只在肚子裏暗笑。

騷亂的人們，只在遠遠的邊上騷動着。

七月的太陽，在頭上炎炎地照耀着。

看到工廠那兩支煙囪，已不在吐煙了。鐵門裏廠長，技師長，白指裏挾着捲烟，站着在說什麼。

「走！」

警官在驅逐着我們。

三個人就罪人般地被壓迫着走去。

捉着我的那一個警官，從耳裏流出血來，自肩至胸一塊紅一塊黑地沾污着。

裂縫中嵌入了砂塵的我底嘴唇，在刺刺作痛。

——沒遮攔的雜亂而廣大的監獄裏的這最小的監獄呀——這是同志草山從前爲了革命運動被判六年徒刑時在監獄中所唱的歌。

真的在勞働者們，這人生也等於廣大的牢獄！若是普通人一般的活着，便要把鮮血絞出去。若是沉默着，便給殺掉了。若是反抗了呢，便必須踏上到牢獄去的路。無論是怎樣做，都是毫無益處的（理論是這樣的）。要是在那生命底存續中，能把資本家高屋，起了許多裂痕，那就死也情願了。在我們底路程上着了先鞭的同志們曾經說過——我們所要失去的只是鎖鍊呵！鎖鍊在我們所走的路上，像蛛網一般分佈着。牠老是從我們手中奪去了自由，奪去了生命。

「給我們以自由呵！」現在不是只這麼叫着而不怎麼做的時代了。現在是默默地必須負着鎖鍊而鬥爭的時代。

我只怕久長地在拘留所中沉沉睡着，我這麼地想。

五個人各在各的監房裏，拘留了十天。

有一個接收同志們送來的紙張和手巾的年輕的警察。

某夜，是他值班，他說。

「還早哩，還早哩！」輝映着細微的眼。「還早哩，我們同你們握手不知道是多少年代的事。然而我們裏面對於你們底熱心的獻身的態度，在心裏低下頭來，那樣的警察怕也有着呢。但我以為，縱使有不知理的警察，也必然不能不向你們低下頭來的時候，怕一定要來了。如果，那個時候到了，馬上就可握手了……」

他好幾次像在深深地思索着似的在我們監房鐵柵前，來往地走着。

「是人們惡劣呢？還是制度底惡劣……？」

「是由于社會制度底惡劣呵。」荒木從牢壁回答說。

「那麼，對人是不應該憎惡的了，可是你們為什麼常起了許多和他們激烈的爭鬥，讓他們任自然沒落，可怎麼樣呢？」

「任自然過去。」我回答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固然是必然要崩壞的。只是我們爲了兄弟們，爲了要趕早一天接近那時代而必須爭鬥！」

我們在繼續着這樣的會話之間，和他親密起來了。

他把工會底情勢大體報告給我們，公司在我們和鬼丸吉置被拘捕以後，就開始挨家的訪問，進行拆散工會會員團結的運動，罷工團就漸漸減少了人數。

雖然我們不在，而有S紡績廠的裏地，倉戶，出宮等在着，多少總可以安心一點，而我一個人却火燒着心。但在這全世界地質還不會起變化之間，日子總應該公平地進行着去的。我真如俗語所說，有十日千秋之思，挨着過活。

第十天到了。

在釋放的一天早晨，特高課主任向我們五個人說。

『呵，委屈了……』他嘻皮笑臉的嘲笑着。『你們不知道東京那些都會裏勞動者，和內地勞動者底區別哩。內地勞動者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那樣的人。你們把他們看得太高了，這裏的工人們，還同德川時代一般，是卑野的亂幹的急性鬼……』

我們並不覺得有聽這些話底必要與義務。也不回話，于規定的上午九時，出了警察署底石門。

只有別見底老婆，帶了小孩子在傳達室中來迎接。

「不行了，不行了，馬上就到工會裏去吧。大家都奔散了。」髮髻上插着梳子，她跟在男人們後面走來。

「倉戶底老婆真不行，倉戶給老婆纏昏了，他把罷工出買給公司了……」

「什麼，倉戶出賣了同志。」我不信地反問。

「倉戶，我是不能信任他的。」荒木儘絞着手臂轉了一轉身。

「真的呀！」別見的老婆露出黃色的牙齒罵道。「開除的二十八人，一個錢的遣散費都不發，公司就這麼宣佈着……只有倉戶安藤那個廢人，和叫須美的他們三人領了很多的工錢，四個完成工人也加入了他們底隊伍，叛背了。天神林君只病着睡，沒有過這樣的事。……」她陰暗地緊緊拉住孩子底手，仍舊興奮地站着，繼續着說。

綜合別見老婆所說的話看來，公司能把這團結解散的原因，似乎用這二種口實：一，參加罷工者取消了以前勤勉獎勵金，二，加入了健康保險的人，參加罷工的，法律上成爲欺詐罪。

缺乏這方面的預備知識的勞動者，乘機被他們所欺騙，也決不是什麼意外。但我們底戰術，不會充分注意到這一點，也是很顯然的。

這次罷工是過於突發的了，暴動一般的指導着。工會幹部底方針，不會徹底傳達到各間去，而且各間各班的有力戰士也不應該都編入罷工委員會及宣傳隊中。

關於戰術上底錯誤，那意見是大家大體相同的。

「噲，諸君！別見抱起孩子說。『再組織過。今番的錯誤，是由于還沒有完全拋棄以前的工團主義的戰術的緣故……』」

「是啦！誰都不必再說空話，努力去再組織。」

大家都默然地向工會走去。

在各條叉路上，還貼着我們被監禁時，那隱忍着鬥爭底痕跡的傳單和筆寫的標語。

在工會裏，留着的二十五人中的十七人，都奮然頭抗着。

壁上門上滿貼着傳單和標語。長着鬚髯的同志們，都攤了污濁的鋪蓋，憔悴地躺着。

坐在父親底肩上的別見底兒子，很有精神地唱着「工廠之歌」回家去了。

十

歸到家裏，祖母十分不高興。

『你這字市賊，你死了到好。』

什麼事情都歸罪我身上。

『可頹喪啦！』妹妹也嘲笑着我。『工會也潰散了一半，事情底結果……』

姊姊底行縱還沒有明白，我像石佛一般的默默無言，接受着這些非難。以後每日出外另找工作，同時也上工會去做事，進行着第二次罷工的準備。

倉戶也來謝罪，又請求參加了。工會裏也答應了他。同志們仍舊漸漸地聚合攏來了。可是這一回，不再招致那四個黃色的兵士靴的流氓，和殘廢的安藤良與須美了。

大約歸家後的第三天。我們正在工會裏，熱心謄寫版的印刷。午後二點鐘，一個男子奔躍進來，叫道。

『卷島君不在？卷島君！』

穿着短衣的土臭的漢子，手指城山那邊，慌張地說。

『卷島君在這裏麼？他底阿姊，攔在那河灘上呀……』

我心頭不覺一怔，慌張地奔向前去。路上，荒木像發瘋一般的赤着腳奔了出去。我同那來叫的漢子，一齊追上了他，荒木一口氣直奔過乾涸了的初夏的河底一邊的街道。

河灘上烏鴉一般聚着看熱鬧的人們。夢一般的奔到那邊的荒木，看到蓋着菖草，露出白趾甲的漲了水的兩腳，便木棒一般呆立着了。

『荒木，等一下！』

我要調度一下自己底慌張情形，向他說。

向驗屍的官吏及當地的地保說明後，我就看見了阿姊底屍臉。白粉業已脫落的阿姊底臉子，青青地膨脹着，發出光艷來。我沉着地凝視着。

爛魚般的臭氣，衝鼻而來。真是不可思議的欲哭無從的我呵。什麼感慨都沒有。只是一邊看着姊姊底死臉，一邊想起了朋雄竟看見阿姊底幻影，這件事應得如何地解釋才是。

『是你們家裏底人麼？』官吏把我底回答，盡都記入小本子上去。

友人和荒木把姊姊底屍體，放在木板上抬回家來，已是傍晚五點鐘了。

『我也還是錯誤的。』荒木在路中說。『確實是錯了。』

『啐！』我肚中十分不愉快。『算了，已經到了現在……』

二人各想着不同的事歸來。

妹妹倉白着臉，沉默着。

祖母不管看到姊姊底死屍沒有，便發狂似的，散着發光的白髮哭泣起來。

『你這宇市賊呀！殺死了淺江……那就好了。不知多少回提起了這事情，淺江！』祖母

母看着姊姊底臉，在死體四周踉踉跄跄地轉。

『可還放心不？』妹妹用手指指着我。

荒木也很不安靜地飲泣了。

祖母突然跑進裏間去，把兩手攀在上黑的佛壇上，開始動搖着。

『這喪盡天良的狗佛，在這喪盡天良的世界中你將怎麼樣呢！人們沒有了，你可怎麼，誰再來禮拜你。』佛壇上的牌位，紛紛地落在父親底枕邊。祖母再用腳踢着。『我住到什麼地方去才行呵，我往什麼地方去呢？這個狗佛，你只個木頭彫的棒子，你只配住在垃圾桶裏，讓蛆虫去咀嚼……』這正是寫着「聖心院妙諦信女」的金字的牌位。

『什麼事，什麼事？』父親仰頭看了看祖母，放着乾枯的喉聲。『呀，娘！做什麼？』我們只相互看着發抖。

悲苦的可憐的祖母，最後哇的哭着，走出廚房，踉踉蹌蹌地跑向外面去了。

『噲，你去看呀。』我命令着妹妹。『一定是跑向隆介那邊去了，你去一去回頭就來報告。』

『啊！』妹妹伸了脖子，這麼說着，就跟在祖母後面出去。

那天夜裏，不論罵了多少回，那隻禿頭鸚鵡總是「淚——呀！淚——呀！」唱個不休。發了氣的我，把牠趕出籠去，但已經沒有飛的能力了的鸚鵡，走向天井角上，仍舊叫個不止。

妹妹到很晚才回來，說祖母宿在隆介家裏，那夜荒木也宿在我們家裏，共同伴着靈。

我同荒木坐在右側，妹妹在對面，靜靜地坐過了深更。「哥哥！」妹妹含着淚說。「罷工失敗了，姊姊死了，祖母差不多已成狂人了。你還這麼淡然，蠢笨的哥哥，你倒發作發作看。」

「發作什麼？」

「請搗燬了那工廠，請殺死那姊姊底仇敵……」

「蠢貨！這即使做成，也不過是女英雄主義！我有什麼苦惱的必要。這個，就是做得了，又怎麼樣呢，你說。」

「哥哥真是沒志氣的！怕流血吧？怕殺人！世間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流血着呢。你們真不知道狂熱。要是不能夠狂熱，還講什麼鳥運動。哼！做個平凡人，還算是漂亮呵……」

「運動不是狂熱，運動是沉着的憎惡。」

「無藥可治的！」

「什麼……」

「是傀儡木頭呀！發了氣，連憤怒的感情，也不會馬上表現在臉上，行爲上的，你們真是

個康閔涅斯特呢。就是這麼機械一般的東西……」

「不錯，我們必須是集團中齒輪底一齒。」

「傀儡呀！康閔涅斯特，便是像你這樣，祇有微弱的反省，怎麼也不能拯救人類的。」

「這個傢伙，你也發狂了。」我揮起拳來。「你這虛無主義者，滾入地獄去……」

「只要歡喜的地方，到處都是極樂國。地獄也行，什麼地方都行。」

「人類的恐怖主義者。」我放低聲音向妹妹說。「若是真實的人類，就當立定脚跟來。恐怖主義者，不能立停脚跟的恐怖主義者，便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者……」

我就立了起來。荒木制止了爭論。妹妹默默地屈着嘴唇。我回過頭，往外走去。

夜偷偷地亮了。「這些痛苦不僅是我一人的！」

不論什麼地方，我總要心平氣靜地開步跑去。

昏醉，忘了自己的亂鬥，爆發，醉一般的死，虛無的幻想——在我也不能說沒有這種憧憬。我發覺了我底內心的誘惑底發生。

——反省救不得人類——妹妹這麼說過。以一個人爲中心而發動的思想，反省，在我

們是不放棄的。

不知什麼時候已走到了城山。像荒木所說一般，只有夜之底是平和的「底市街」，很是靜寂。然而這市街又給予我以什麼呢？

普希金說，掬出燃燒着的心臟，給在荒野中有着六隻羽翼的天使帶去，而拋入于熾赤的煤塊。但在我底故鄉，却以必須破裂的憤激給予心臟。如妹妹所說一般，我因而敢行爆發，敢行殺戮。我底心臟也許歡喜如此做。是一面戰慄一面又喜歡着的。然而我死了，又怎麼了呢？工會呢？黨呢？……在我是，必須活着的工作有山一般多；幾千萬的憤怒所鑄成的心臟的集團，爆發的時候就到來了。吧。那時候如果我底身體必得犧牲，我就可去死。我正可誇傲着，我是黨與工會底傀儡。

獨自奮昂着的我，到晚還巡走於夜之市街上，過了二點鐘，才回到家來。

因姊姊死體底臭氣和父親底大小便底氣息，家中簡直住不下去。

其中荒木和妹妹是演着無言之劇。

姊姊底葬儀，決定在二日後舉行。

第二日傍晚，我同荒木，別見爲要，商量K製鐵廠內的分會底再組織，去訪問天神林君，從鴨川堤下的河灘上，向鴨川上流走去。堆積着煤炭的舢板船，在浮着油的河面上慌忙地上下着。

隄草吹得燃一般的綠，明麗地伸展在長長的河川底兩旁。

在對河紅瓦的S紡績廠底鐵釘一般的窗上，仍然隱隱地可以見到白色的女工底臉。

K製鐵廠的起重機，軋拉軋拉的轉動着，像惡魔一般遠遠地可以見到。

荒木吹着口笛，大踏步的走。

一直來到K製鐵廠底隄下。

塗着黑色的鋼鐵製成的起重機底粗大的鎖練，被引擎輪子所捲起，突突地響着。

隄上工廠中響着機械底呻吟聲，堤沙一些一些地繼續落下來。

特斯特斯的——蒸汽鐵錘底打聲，像傳到肚裏來一般的發響。現在K廠似乎又受

了鐵道部底定貨，在繼續做額外的工作了。

三人一列地沿着河邊路進去。

『噲，卷島』走在前面的荒木說。『怎麼樣，生產底喜悅，你這傢伙，哈哈……』

我苦笑了，搔着頭。三人都放聲而笑。走完了這路，走上了狹小的斜坡，在另一條斜坡的盡頭，就是天神林君底老家。

看到窗裏有朦朧的燈火。

天神林夫婦又在很神氣地笑着了罷。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人 民 書 店	巴 人	岩 滕 雪 夫

1211

\$.75